



3 2173 9674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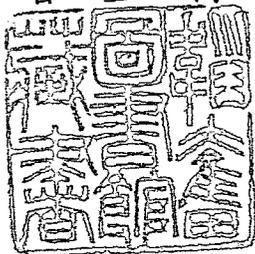
編主復而周

叢文方北

輯二第

事故的桶鐵洋

著藍柯



1947

行刊屋書洋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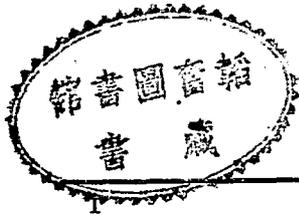
目次

第一段	洋鐵桶投奔八路軍	母猪河槍打烏龜頭	一
第二段	入地洞全村撤退	鑽糞坑死裏逃生	五
第三段	洋鐵桶安排妙計	劉家莊月夜報仇	八
第四段	分兵打鬼子兩頭不如意	全村起大火痛哭發誓言	一一
第五段	游擊隊缺乏糧草	洋鐵桶大義滅親	一四
第六段	游擊隊派人亂報消息	西直溝搶糧調虎離山	一八
第七段	鑽進山洞開闢新天地	搶種莊稼解決吃和穿	二一
第八段	不小心婦女們慘遭薰死	打沁源洋鐵桶禁帶紅花	二四
第九段	病體未好偷出醫院	月色朦朧險些遭災	二七

第十段	王鐵牛提出奸意見	指導員釋放衆偽軍……………	三一
第十一段	黑夜去喊話收效不小	漢奸為鬼子沒好下場……………	三四
第十二段	看倖單全班被網	殺營長一營反正……………	三七
第十三段	黑夜燃香鬼子受驚嚇	收秋縫衣百姓愛士兵……………	四一
第十四段	蘿蔔地窖藏英雄	鬼子腦袋祭烈士……………	四四
第十五段	偽村長趙機謀害洋鐵桶	老百姓自動組織新政權……………	四八
第十六段	便衣隊長通消息	特務頭子起狼心……………	五一
第十七段	說話不小心半路遭毒手	打針得重病被迫當特務……………	五四
第十八段	地下室特務給麻錢	山溝裏青年掉眼淚……………	五七
第十九段	一失足難逃特務網	去接頭走進漢奸門……………	六〇
第二十段	小漢奸暗發歸順票	何老漢搬家信謠言……………	六三
第二一段	利用中毒漢奸來鼓動	政府開會解釋定人心……………	六六

第廿二段	洋火盒裏裝子彈	喬芝芬女色迷人……………	六九
第廿三段	白士正做賊心虛	洋鐵桶黑夜遇害……………	七二
第廿四段	醫生開刀救急	漢奸再設陰謀……………	七五
第廿五段	害怕破索黑夜逃跑	大胆生火山上烘衣……………	七九
第廿六段	當偽軍暗地抗日	抓漢奸捨命跳崖……………	八二
第廿七段	杜槐心坦白得救	李四哥半夜抓人……………	八五
第廿八段	假裝挑水被抓	故意送信去報仇……………	八八
第廿九段	騙上刺字騙鬼子	脚尖踢石報軍情……………	九一
第三十段	杏花山擺下梅花陣	石子崩攻破鐵鎖字……………	九四
第卅一段	老百姓勞軍	指導員獻計……………	九七
第卅二段	文官武將齊出馬	抽煙拉話慢調查……………	一〇〇
第卅三段	老婆婆啼哭非小事	老區長迎面遇壞人……………	一〇三

第卅四段	說八路道八路漢奸害怕	想區長盼區長百姓歡迎……	一〇七
第卅五段	挖奸秘密窩	成立拉鞋組……	一一一
第卅六段	武工隊半夜飛刀	老漢奸驚心喪胆……	一一五
第卅七段	壞蛋倚勢害百姓	英雄擺計抓漢奸……	一二八
第卅八段	破屋裏冬說又勸	樹林中大喊大嚷……	一二二
第卅九段	半路放走老區長	木樞躲藏小漢奸……	一二六
第四十段	百姓扮八路得勝	鬼子扮八路倒霉……	一三〇



前面幾句話

『洋鐵桶的故事』是反映在八路軍領導下的解放區軍民抗戰的故事；它的內容比較廣泛，包括敵人殘暴，民兵打游擊埋地雷，以及抗日政權和鋤奸方面的許多小故事，於一九四四年七月在『邊區羣衆報』上連續發表，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才告一結束。當時原名『抗日英雄洋鐵桶』，因為這許多故事是通過一個叫『洋鐵桶』的抗日英雄反映出來的。有許多人問：『爲什麼要叫一個洋鐵桶呢？』說來這是一個人的小名，因他性情暴躁，碰他一下就要大吵大鬧，像洋鐵桶碰一下就要響一樣，所以叫他做『洋鐵桶』。這個長故事，在羣衆報上發表的時候，登過七段之後，曾經中止了一個短時期，因為當時還是一個試驗，不知道讀者是不歡迎。後來經過文教調查團下鄉，及讀者來信反映，許多人要求繼續發表，才又登起來了。然而當時是沒有計劃寫這麼長的，讀者又要求繼續登，所以後來發表的，都是寫

一段登一段，非常倉促，這對於我說來，是一個新的嘗試，也是一個新的學習。寫這種通俗故事，尤其是寫給邊區文化低落，長期活動在農村環境的讀者看，和報紙有一定篇幅的限制等等，許多地方是感到困難而需要摸索的。這裏我不得不特別感謝熱情的讀者們，他們不斷的來信鼓勵我，不斷的從各方面幫助我，甚至在故事發展的一些小的情節上，也給我指出毛病來。有幾次他們來信說：『你最近這幾段洋鐵桶沒有以前寫得好了；』又一次說：『洋鐵桶這是民兵出身，是一個老百姓，他當了隊長爲什麼要勤務員侍候咧，你不應該寫勤務員！』所有這些，讀者羣衆是這麼熱情的關心它，這對於我是多麼大的策勵呵！

現在，根據許多讀者來信的要求，我們把它出書了。本來在出書的時候，想把一些缺點修改過來，但爲了保存原來本色，也就沒有更改它，也就是說我在這一學習過程中，習作這樣一個長的通俗故事，缺點就留下來作爲今後的參考吧！。

柯藍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末寫於延安樹澗山

第一段 洋鐵桶投奔八路軍 母猪河槍打烏龜頭

晉東南沁源縣城一帶，有個無人不知的好漢，姓吳名貴，為人剛直，一貫幫助窮苦人民，地方上人都很擁護他；只是性情暴躁，說話聲音粗重，因此上替他取了一個小名，叫他『洋鐵桶』。提起此人，他有一門絕頂本領，從小跟他老子在山上打獵，練得一手好槍，說來真是叫人敬佩，空中飛鳥，只聽他的槍響，早就落地了！自從一九三八年日本鬼打到這裏，燒殺一空，眼看無法生活，他就一個人跑到外鄉去了。流落了一年，聽說八路軍的兵馬來到他們縣上，成立民兵保衛地方，他便拍着胸脯說：『我是沁源人，我爲什麼不回去打日本！』第二天他就回來奔到八路軍要求當兵。八路軍看他是一名好漢，槍法高強，就給了他一支好槍，還要他當了民兵小隊的小隊長，跟着八路軍在沁源一帶打仗，打得日本鬼子坐臥不安。這一天，剛吃過早飯，八路軍和洋鐵桶的民兵都上了山頭，正準備去打新牆的碉堡，忽

然一個老百姓從後面跑來，滿頭大汗，大聲喊道：『喂！你們走那裏去呀！』只見那人撿上一步打了個招呼說：『快快救救我們吧！鬼子兵出城來搶糧食了，上午在中莊，後晌就到馬家溝，人都說快叫八路軍來，把這些狗日的搗定，收拾他們……』八路軍的隊長連忙說：『對！派我們的洋鐵桶民兵小隊去，另外派我們的宋排長去指揮！』站在旁邊的洋鐵桶聽了，大喊了一聲：報告！他說：『隊長！你們都去打新牆碉堡吧！咱們這幾個月跟隨你們打日本，大小戰場也上過不少呀。這回讓我們單獨去打吧！保險捉幾個活的回來！』下面的民兵們也嚷着說：『讓我們去，讓我們去打一回美美的！』隊長看見大家都這麼要求，就說：『好吧！由洋鐵桶指揮！你們都聽他的話呀！』洋鐵桶聽了，高興得把腰上皮帶一勒，轉過來便吩咐弟兄們拾妥槍彈，趕快到三岔口去埋伏，鬼子來了，聽命令才打槍。大家一聽精神百倍，像一陣大風，直奔三岔口去了。三岔口是從中莊到馬家溝的大路，有一條四丈寬的小河，叫母豬河，河水不深，來往行人都蹀水過河，洋鐵桶的民兵就埋伏在這河的對面山腰等着。一直到快正午時分，太陽像一盆火似的頂在頭上，又渴又餓，大家等了這麼久不見敵人來，以為不來了，連洋鐵桶也以爲搶糧的敵人折回去了，有的就抱着槍打起瞌睡來。正在這時候，洋鐵桶聽見有人叫罵的聲音，連忙睜大眼睛一看，噫！三十多個鬼子帶着八個騾子都

到了母猪河邊，天氣好熱，牲口喝水，人也喝水，不喝水的也想洗個臉涼爽涼爽，真是鬧成一團！好個機會！洋鐵桶也來不及下命令了，把槍一端，只聽見叭的一聲，把一個掛指揮刀的鬼子軍官打翻了；弟兄們猛地聽見了洋鐵桶的槍聲，一時振作，二十幾條槍也全開火，一排子彈過去，打得鬼子無頭無腦，一下就死了好幾個！等到洋鐵桶他們第二次開槍瞄準，哎！河裏一個鬼子也不見，只剩五個騾子豎着耳朵在亂跳亂奔，人到那裏去了呀？全給打死了？大家正在猜摸不定，把槍放下停了一陣，才見河面上突然露出一個頭來！氣的洋鐵桶叭地一槍，罵着說：『躲得好，你給我一輩子躲在河裏！』槍一響，嚇得那個鬼子腦袋早就縮回去了，真是烏龜袋！這樣河面上一會兒露出來個腦袋，一會兒又不見了，民兵們看了哈哈大笑。有次一個鬼子剛露出一點頭，眼睛還沒睜開咧，洋鐵桶一槍就把他半個腦袋削掉了！這一場惡戰，打得鬼子只恨他爹娘沒有給他生下一個划水的鴨子腳，只能爬在河水裏，逼住氣受罪，支不定了想露出頭換口氣咧，民兵瞄準了又是一槍，打得鬼子就沒有逃走一個，打的打死，淹的淹死，只剩下兩三個活的還在水裏爬着。洋鐵桶笑嘻嘻的喊着說：『快呀快下河裏去捉活王八呀！』大家真是興高彩烈，心想這回總算替沁源人民報了一次血海深仇，都奔下山去捉活的！剛下山來，只聽見洋鐵桶叫了一聲不好，大路上捲起一陣灰塵，還不見人，

早就有雨一般的子彈飛過來了。

第二段 入地洞全村撤退 鑽糞坑死裏逃生

第一段說到洋鐵桶正要活捉母猪河的鬼子，只見大路上來了二輛汽車的鬼子兵，射來雨一般的子彈，洋鐵桶說一聲不好，命令民兵快快上山，把在山上做下的灰包，石頭，打了下去。打得滿天飛砂走石，灰霧濛濛，鬼子們眼也睜不開了，民兵趁此就往劉家莊走了。鬼子兵追也追不着，只好把捨糧隊剩下的幾個活鬼子接回城去。再說民兵小隊來到劉家莊，洋鐵桶就叫停下來休息，好和打新牆碉堡的八路軍會合。老百姓看見了，都忙着歡迎。這時正是半後晌，不知怎麼給鬼子知道了，悄悄的來了一百多人把劉家莊包圍住了。老百姓趕忙跑來報告，洋鐵桶就叫民兵小隊帶老百姓，從地道裏出村去，他自己一個人留在最後，看還有什麼要拾掇的。當他把一石多糧食埋好，正打算下地道去，呵呀！不好，迎面就來了一班鬼子兵。洋鐵桶只好不慌不忙的往前走，只聽見鬼子隊長大叫一聲：「站住的！」洋鐵桶連忙站

住，鬼子隊長喊：『你是民兵的！』洋鐵桶急忙舉起兩手，說：『皇軍大人！我不是……不是！我來報信的！前面地裏！有糧食！』鬼子們聽見說有糧食，看一看洋鐵桶，又把他全身摸了一遍，猛地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吼地一聲說：『帶去看的！』日本鬼子心裏是叫他帶了路再殺他。洋鐵桶只好往前走，心生一計，就把鬼子引到一個頑固保長家裏。說來這個保長是有錢人家，排場可大咧，房子裏擺設有花的，有發亮的。鬼子兵見了，笑哈哈的順手就拿，你爭我搶，都走散了。洋鐵桶回頭一看，只見那個掛刀的鬼子小隊長還跟在後面。洋鐵桶一看機會到了，就把鬼子小隊長引到後面的一間房子裏，說：『大人！糧食就埋在這地裏！』鬼子隊長聽了，高興的用腳蹬地，又彎下腰去看。哎嗨！就這一下，洋鐵桶順勢把他往下一按，搶過鬼子的洋刀，好一個洋鐵桶，手起刀落，殺得鬼子人頭滾下了一丈遠！洋鐵桶殺了鬼子隊長，心想這樣出去鬼子有放哨的，不如躲藏起來。他一跳一蹿的尋到廁所裏。有錢人家的茅廁，也真寬敞，糞坑够一人多深，洋鐵桶這時顧不得香臭，就爬了下去，剛好糞尿打到他的下巴。正在這時候，鬼子兵發現他們的小隊長不見了，就在院子裏亂喊亂叫，到處尋找。洋鐵桶聽見鬼子兵穿的皮鞋，咯咯的響到廁所門口來了，心裏急得直跳，想起自家還露個頭在外邊咧，鬼子兵見了就沒命了，心裏一急，趕忙抓了幾把大糞，直往頭上糊，把

一個頭糊成個糞疙瘩了，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鬼子們進到廁所裏，轉了一轉，又看了看糞坑，糞坑裏看去黑洞洞的，大家都叫臭，叫快走，却有一個鬼子兵大聲罵着說：『混蛋的！你躲在糞裏的，你不爬上來，老子拿槍打死你！』鬼子兵這樣喊叫，洋鐵桶聽着有些害怕，却不做聲，心想：老子不上來，你拿槍打就拿槍打吧！這樣停了一陣，鬼子們打了一個哈哈，大聲說：『這裏面沒有的！這裏臭得很的！』才跑出去了。原來這是鬼子故意哄人說的！洋鐵桶一直等到天黑，他才從糞坑裏爬起來往外走，手裏還提着那把洋刀。剛走到街上，只聽見前面嘍哩哇啦的又來了一羣人，洋鐵桶心想這回糟了，給鬼子抓住活不成了；正沒辦法的時候，忽見前面那羣人也嚇得往後退了幾步，嘴裏直喊：『來了鬼子！來了鬼子！』原來這是回來的老百姓。洋鐵桶馬上說：『是我洋鐵桶！』大家這才湧上來，問長問短，忙着給他換衣、洗臉。不久，民兵小隊聽說他們的隊長沒有死，還得了一把洋刀，都笑嘻嘻的來了。洋鐵桶看弟兄們不短一個，也很高興。正在這時候，有一個姓馬的老漢，哭哭啼啼的來了。

第二段 洋鐵桶安排妙計 劉家莊月夜報仇

第二段說到洋鐵桶他們正高興的時候，有一個姓馬的老漢，哭哭啼啼的來了。原來日本鬼子把他家裏人殺了。洋鐵桶聽罷就帶了些人去看，這時候月光如雪，莊上房屋還在冒烟，街上連狗也沒有一隻。衆人走進馬老漢的門，只見一灘血水，兩具屍首倒在地上，馬老漢的兒，腦瓜子沒有了，馬老漢的兒媳婦被脫得精光，滿身是血，胸口被鬼子用刺刀剖開，心肝腸肚都在外邊……衆人看得心酸，都流淚了，只有洋鐵桶把牙齒一咬，胸口一拍，大喊道：「誰家沒有兄弟姐妹！衆位父老弟兄，今晚跟我到城裏走一趟！咱要他十個還一個！」

「對！咱們都去！」一聲吆喝，就像是乾草上點了一把火，有的尋槍，有的尋木棍，都要報仇。洋鐵桶心想今晚月亮太明，城裏敵人又多，就下令今晚只打東門的那一部分。又把馬老漢叫來，兩人走到旁邊咬耳朵說了一陣，要馬老漢帶了二十幾個人先走。他自己就帶了民兵

和老百姓悄悄的走到離城一里地的莊子，叫隊伍停下，想派一個人到城裏去看看動靜。這時有個叫李四哥的走出來說：『我去！』這個人在舊社會上逼的當過土匪，會武術，日本鬼子一來，他就參加民兵保衛家鄉；全憑他腳輕手快，翻牆跳溝跟走平路一樣，每次他都偵察到不少消息。大家聽說他去，都很高興。李四哥一聽隊長只要他調查東門，那裏有水井？那裏有鬼子？他便把一根繩子，藏在腰裏，一人飛跑去了。只一陣工夫來到城下，他便尋個陰影地方歇下來。忽然聽到城裏打了三更，尋了好久，才在城角雜草堆裏看見一個缺口，找到舊日挖下的城門地道。鑽了進去。這個地道，約莫一人來高，五尺寬狹，長的盡是雜草。李四哥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鑽進去，黑洞洞的走了三四丈，才碰到一塊大石頭，悄悄地推開就看見天了。原來敵人佔城時間不長，還沒有發現這個地道，所以沒堵死。李四哥進得城來，翻牆頭，跳屋頂，好似燕子飛來飛去，來到鬼子兵的營房，只聽見鬼子兵像豬一樣的打鼾。原來鬼子兵白天打仗困了，晚上看見月光太明，心想無人敢來，便放心睡覺。李四哥探得明白，又去看水井。城內過去水井很多，鬼子一來老百姓都毀了，現在只留下東門的四個大井，供全城的鬼子吃喝。李四哥看清了路數，就箭一般的往回走，見了洋鐵桶報告消息。剛剛說完。馬老漢帶去的二十幾個人趕來會合了。只見他們都攜的麻口袋，洋鐵桶問：『都裝好了？』

馬老漢說：「驢糞牛糞裝完了，怕不夠，把死貓死狗碎頭髮，也都裝來了！」洋鐵桶笑了二聲，就叫李四哥領帶十個身強力壯的民兵，把這些東西揹進城去，美美的扔在四個大井裏。另外他自己帶了十個民兵潛的手榴彈，前去開路，又挑出二十個青年農民在城外山頭上呼應。只說洋鐵桶他們從地道一進城，看見一個哨兵正在打瞌睡，他們圍上去把他殺了。李四哥帶的人，馬上把驢糞牛糞死狗死貓扔在井裏。往後大家都悄悄的往營房門上吊手榴彈，大路上埋地雷，埋好十幾個。等到大家都退出城來，山頂上的人就在東門放槍大聲吆喝，把全城的鬼子都驚醒了，跑到東門來援救。哎呀！這一跑動，地雷全響了，手榴彈也炸開了，死了好幾百鬼子。到第二天，鬼子兵做飯，打起井水一看，黑黝黝的，湊上鼻子一聞，把人薰得不行。沒有吃水連飯也吃不上了，只好到離城五里地的河裏去挑水，害得鬼子好不叫苦。有時出來挑水踏上地雷就死了，弄得鬼子真是又死人又受渴受罪，我們民兵却一個也沒有損失。老百姓真是喜歡，一心要留下民兵款待。洋鐵桶叫他們堅決殺鬼子，自家却帶着民兵找八路軍去了。

第四段 分兵打鬼子兩頭不如意 全村起大火痛哭發誓言

第三段說到洋鐵桶領着民兵去找八路軍。臨走，他把李四哥叫到跟前囑咐說：「我們走後，怕鬼子來，特意把你留下，以後你在這裏，要多操心，免得百姓受害！遇有什麼緊要事，派人到南莊來找我們！」說完就走了。却說李四哥把莊上人領了回來，過了三天，鬼子來包圍劉家莊了。李四哥不慌不忙的把全莊人轉移到左邊石頭山，還在村口埋了幾個大地雷，一面又派人送信給洋鐵桶去了。洋鐵桶和八路軍得了信，就跑來援助。剛走到半路，洋鐵桶對八路軍支隊長說：「我有一個意見。像咱們這樣到劉家莊去打，不好。依我不如把咱分成兩股，抽一小股在九華山等着，等鬼子一到底溝，兩頭就往山下丟手榴彈，包叫他一個也逃不走。再的就去搶城外的倉庫。鬼子兵出來了，城裏人一定少，咱們保險發洋財！咱們兩邊打罷，再到石頭山找李四哥。你看好不好！」支隊長說：「行！你就帶民兵上九華山吧！你對

那裏熟悉，咱帶人搶倉庫，鬧些吃的！」說罷就分成兩路走了。單說洋鐵桶領了民兵，來到九華山，一看地勢，真是險要，心裏好不歡喜，一下就把人配備停當了，一股勁兒穿牆。等到太陽快斜時分，只見一個小黑點從遠處跑來，越近越快，一個日本兵騎着快馬，箭一般的跑來了。旁邊的胡四子說：「隊長！這個由我打吧！」『不。』洋鐵桶搖着頭說：『不准打！』他盤算鬼子大隊快來了！放走這個吧。一會騎兵過去了，太陽也落山了，接着天空沒有一絲絲雲彩，完全黑下來了，鬼子隊伍還沒有來。洋鐵桶想起天黑鬼子不會走這條路，他馬上就下令回到石頭山找李四哥。一到石頭山，只見一片火光，把半個天都燒紅了。見了李四哥，李四哥嘆着氣說：「鬼子兵來到莊上尋不上人，一直等到快天黑踏響了咱們一個地雷，氣的就派了一個騎兵回城，叫汽車裝煤油來燒莊子，咱們在山頭上看見不敢下去。火燒大了，鬼子才坐汽車走的！」說時只聽見燒得噼叭的聲音，整個莊子都蓋上了一層大火，火上冒出幾丈高的黑烟。娃娃們嚇得哭起來了，婦女們也急得直流淚。所有的男人都站在高處，兩眼直望着火光，跟着祖上傳下來的家業，都給燒光了，氣憤得胸口都要炸開。正在這時候，八路軍趕來會合，大家以爲他們從倉庫裏奪來了東西，洋鐵桶連忙尋支隊長，報告九華山的情形。只見支隊長說：「今天情況都有了變動。我們離倉庫五里，就碰上了敵人的運兵車，在

路上就打了一仗，敵人多了，才折回來。今天看是日他媽的！嗚！莊子燒成這個樣子，爲什麼還不去搭救！」支隊長一句話提醒了大家，提水的提水，拆屋的拆屋，費了好一陣工夫，總算把火弄熄了。支隊長才把全莊人召集到一個廣場上，用很低的嗓子說：「同胞們！今天鬼子把咱們害苦了……」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就像針扎在每個人的心上，大家一陣傷心，都哭起來了。這時李四哥突地站了起來，說：「大家不需傷心！」他轉動着頭，提高嗓子：「咱們於今天都成了一樣的人啦！一心報仇呀！今天成立游擊隊，以後破命跟他狗日的鬼子幹！咱們沁源人一個也不投降，一個也不當漢奸，誰個變了心，滾種！」「對！咱們齊心幹！」老百姓吼的一聲都站起來了。這時人羣中走出一個白鬍子老漢，他來到支隊長面前，一字一句的說：「支隊長！朝天打槍吧！，你打過槍，咱們就說：沁源人誰不報仇，變了心，我們就這樣打死他，一定這樣打死他！你快放槍吧……」老漢的聲音像廟裏的鐘聲，向四圍傳散開去。他在前頭跪下來了，後面的人都跟着跪下來。這時四圍靜悄悄的，支隊長的槍彈嘶的一聲，在山谷裏響了出去，人人噙着嗓子，含着淚喊道：「沁源人誰不報仇，變了心，我們就這樣打死他！一定這樣打死他！」

第五段 游擊隊缺乏糧草 洋鐵桶大義滅親

第四段說到劉家莊人打槍發誓，死也不當漢奸後，大家就組織起來，整天在山頭上流動，鬼子來了就打，成了一支游擊隊伍，由洋鐵桶指揮；李四哥也當了副隊長。這樣在山上活了一個多月，真是艱苦。存的糧食太少，餓得大家沒有氣力，隊伍一停下來，坐的坐下，睡的睡倒。這天，洋鐵桶和李四哥坐在一塊大青石板上，正在等着派出去打聽糧食的人回來報告消息，忽然在樹梢上放哨的馬生久，跑來說：『有個姓楊的要找隊長，說是隊長的親戚。』洋鐵桶聽了想道：我一家大小都死了，從來就少親戚來往。正在思想，只見衛兵引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穿的黑褲白衫，洋鐵桶見了倒似面熟，但一時叫不出名來。待走近一看，那人鑲了一口金牙，才認出是他遠房舅舅，便連忙招呼他在青石板上坐定，又叫他和李四哥認識了。說起他這遠房舅舅，姓陳名春生，抗戰以前在日本留學，抗戰一開始就回來當漢奸。

尤其近日改名換姓，在地方上胡作亂爲，成了一個惡棍。洋鐵桶好久不知他的消息，也不知這中間細情，對他還是好好招待。只見陳春生摸着他的八字鬚說：『我今天過來，有一件大事和你們商量咧！』洋鐵桶說：『你有什麼事儘管說吧！』正談到這裏，這時遠處人羣中傳來了很低的歌聲，人們用沙啞的嗓子唱：

『一無錢來二無糧。

吃鹽還比上天雜；

餓得大人稀溜歌。

娃兒哭喊直叫娘！』

歌聲一字一句的唱出來，從南響到北，從東響到西，很低的傳了過來，真是叫人落淚。李四哥聽罷，把頭垂了下去，早有兩顆熱淚滾下來了。洋鐵桶一聽，嘆一口氣，咬緊嘴唇，站起來一看那邊唱歌的老百姓，又一聲不響的坐了下來。他的心中好似火燒，想起幾百人跟他在這山上受餓，弄得無家可歸，眼着有些人就要餓死，好不悽慘；不由心中發酸，望着遠方發呆，一心盼望出去打聽糧食的人回來報告消息。只有那個陳春生還笑嘻嘻的，兩個指頭捏着他的八字鬚，半吞半吐的說：『早就聽說你們一天只能喝到一頓清米湯湯，哎，

何必受這個罪嘛！」洋鐵桶答道：「這也是沒辦法呀！你知道那裏有糧食嗎？」陳春生打了一個大哈哈，笑着說：「你要糧食嗎！只要你答應一件事，保險你們有吃有穿，哈哈，還享榮華富貴咧！我就是特意爲了這件事來的！」洋鐵桶聽了高興的跳了起來，一把抓住陳春生的袖子說：「那你快說呀！」陳春生一看，心想時機到了，就故意放低嗓子說：「只要你們放下槍桿子不幹了，大家就可以進城去住，皇軍大人還陞你的官咧！今天……」陳春生正高興興的說到這裏，只聽見拍的一聲，洋鐵桶一個耳光打得陳春生往地上一栽。好個洋鐵桶這時暴躁如雷，一跳五尺，裂眉瞪眼的吼：「好他媽的！來勸老子當漢好了！網起！把你狗日的網起打了！」嚇得陳春生腿一軟，跪在地上直打戰，李四哥說：「隊長！不要性急，讓我們問清楚了再殺不遲！反正他又跑不了！」這時陳春生在地上一把抱住洋鐵桶的腿，哭哭啼啼的喊：「看你母親份上，饒了我的命吧！」洋鐵桶把脚一踢，恨上心來，罵道：「咱洋鐵桶頂天立地的漢子，要你這種的舅舅！」說罷就親自拿根繩子把他綁在樹上審問，這時老百姓都圍過來了，陳春生說：「大家饒了我吧！日本人看我同隊長有親戚，叫我來勸大家投降，過去了隊長可以當師長……」洋鐵桶打斷他的話問：「你在鬼子那邊幾年了？」陳春生說：「五年了！」忽然人羣中一個老太婆出來說：「這傢伙我認得呀！帶着鬼子在我們莊殺

過多少人呵！把我媳婦強姦死了！問起來誰不恨死他，爲甚不拿去槍打了！」老婆正說着，突然背後一個青年人扯着她的衣服說：「老婆！你知道什麼！這人是隊長舅舅咧！」說罷又對她眨了一眼。這個情景洋鐵桶看得明白，心裏一橫，手起槍響，陳春生的頭上有個拳頭大的窟窿了……洋鐵桶大着嗓子喊：「咱們死也不當漢奸！」隨着大家也雷一樣的喊起來了！李四哥連忙派了三四個人把屍首拿去埋了！大家滿腔盡是憤怒，正在這個時候，出去偵察糧食的陳小五回來了。

第六段 游擊隊派人亂報消息 西直溝搶糧調虎離山

第五段說到洋鐵桶把漢奸陳春生槍打了以後，只見偵察員陳小五氣喘喘的跑來說：『報告隊長！西直溝的情形偵察好了，那裏的倉庫存得有十多石糧食，只是不好去，那裏離鬼子碉堡只一里路，倉庫周圍還用鐵網圍住，鐵網上還吊了一些洋鐵筒，一碰就響，就是夜晚去鬼子也知道咧！糧食有是有，只是搶不着呀！』洋鐵桶聽了，皺着眉頭，走來走去，沒有辦法。突然，生出一計，便走過來和李四哥咬了一陣耳朵，兩人大笑一聲，就各自分途走了。不說他們兩人，只說西直溝碉堡的鬼子兵，到了下午，正閒散沒事的時候，忽然一個老百姓大驚小怪的跑來報告說：『報告皇軍大人！大事不好了，有游擊隊八個人從東邊來了，怕是要到西邊搶倉庫去咧！』日本鬼子一聽都往碉樓上鑽，拿起望遠鏡，果然照見從東邊山腳轉來了八個人，穿的灰色軍衣，拿着長槍。碉堡裏的小隊長見了，就下命令，只留兩人看守碉

堡，派出二十多個人，帶上機關槍，到礮堡東邊半里路遠的地方去埋伏，等那八個游擊隊走來了，好捉活的。却說日本鬼子都埋伏好了，那邊過來的八個人，好像知道了似的，忽然停下來朝鬼子埋伏的地方打了幾槍，就掉轉頭走了。鬼子小隊長看得明白，氣得要追上去，一看隔得還遠，一時追趕不上，只好罵了幾聲，整隊回礮堡去算了。鬼子兵埋伏了這一陣，撲了一個空，心中真是沒趣，悶氣得很。正要往回走，只見左邊山坡上，走出來了三個穿粉紅褲子，綠色襖子的大姑娘，鬼子兵一見又喊又笑，也顧不得什麼隊伍，就一窩蜂的湧了上去。山坡上的三個女子，還有一個老太婆，看見鬼子兵湧上來了，也就衝得四散，各自逃命，又喊又嚷。鬼子兵見了，更是發笑，就像捉迷藏似的，往山坡上追過去。看看這兩個女子快要被鬼子兵捉下，鬼子兵小隊長在後面大喊大叫道：『要抓活的！抓回礮堡去的！』這時忽然左邊山坡上打過來了手榴彈，鬼子兵回轉頭一看，那八個游擊隊又轉來了，便連忙丟開這三個大姑娘，一湧下來打游擊隊，心中真是氣憤，恨不得把游擊隊一口活吞下去。游擊隊見鬼子兵追過來了，就東邊一個西邊一個分開來。鬼子兵追趕了一陣，一個也沒捉到，反轉連那三個花姑娘也不見了，好不生氣！只好返回礮堡來。等到他們一進礮堡，天呀！礮堡給游擊隊搶了，留下來守礮堡的人不見了，急得鬼子小隊長直瞪眼，只好叫把礮堡守住，歇下來

休息。因爲吃了這一回敗仗，鬼子隊長下令說：『以後不准隨便出碉堡的！』就睡去了。到第二天，哎喲！發現倉庫裏一顆糧也沒有。這是怎麼回事？原來昨天鬼子打游擊隊，捉花姑娘的時候，洋鐵桶就叫李四哥帶了七八十人，把守碉堡的鬼子殺了，打開倉庫，把糧食掙走了。那三個花姑娘也是洋鐵桶他們扮的。這一個妙計，把日本鬼子搞了個痛快。鬼子跑到城裏去報告，城裏的鬼子也說：『八路軍大大的有，我們城裏也搶了的！』

第七段 鑽進山洞開闢新天地 搶種莊稼解決吃和穿

第六段說到洋鐵桶游擊隊帶着老百姓，搶了西直溝鬼子的糧食，第二天大家美美的吃了一頓飽飯。正在高興的時候，鬼子兵派了二百多人來包圍了，要把糧食再奪回去。洋鐵桶一看情勢不好，就下令趕緊轉移山頭，糧食能帶多少就帶多少。話一說完，人人動手，攆起糧食扭轉屁股就跑。鬼子兵在後面直追。這一場惡戰，哎呀！游擊隊掉了大半糧食不說，還死了三個老漢。當大家停下來的時候，洋鐵桶急得跳腳說：「一定要有個妥當地方放糧食，要有個保險窰窰安頓婦女和老漢呀！這樣不成。」許多人眼看了多少心血弄來的糧食，又給鬼子搶了，還死了幾個人，都很痛心。這時，一個四十來歲的田先生出來說：「大家不要焦急，舊日這裏有不少躲土匪的暗窰，咱們搬去就對了。」洋鐵桶說：「那些暗窰，我也見過，只是沒有氣孔，窰裏太黑，要是給鬼子尋上，沒個跑處。我看還要改修。」田先生聽了，

不服氣的說：『我就不信鬼子趕咱多一對眼窩！你們不去住，我們家去！』洋鐵桶勸說道：『凡事要小心，不要冒這危險吧！』那人却聽也不聽，帶着一家走了，另外還有他七八個親戚也跟着去了。洋鐵桶沒法，只好說，咱們修咱們的保險窖吧！說罷，和李四哥幾個人商量了一番，馬上就動工，不出半月工夫，把幾個暗窖改造成了。這種窖有三好：第一敵人找不到；第一敵人找到了也進不去；第三老百姓在裏面悶不死！你在外面看，什麼也看不見。窖口小得像水洞，人要進去只能像蛇一樣往裏爬。有三丈多深。路中間還有兩個深坑：頭一個坑堆滿狼牙刺，第二個坑輕輕的蓋上石板，誰踩上石板，就掉下坑去了，黑洞洞的爬也爬不上來。再往裏走，路兩旁有兩孔小窖，守窖的人，就拿菜刀、斧子在小窖裏等着，鬼子剛剛爬到這裏，只要一露頭，就沒命了。走完了這三道關卡，還有三灣。你像蛇一樣爬着往裏走，一會腦袋往下，一會又往上，這樣來回折了三趟，才突然看見光亮，人也能站起來了。當中一條過道，兩邊就是窖洞，有糧食窖，廁所窖，人睡的窖，又寬敞，又透氣，光亮就從氣孔裏射進來。一排四五個窖洞，能住一二百人。走過了這些窖洞，又有一條路出去，也是三灣，三關，出來却到另一條溝裏來了。洋鐵桶看了真是心愛，便說：『老漢、娃娃、婦女，於今該不怕鬼子了！有了保險窖了！』這樣，老百姓都搬來住，鬼子兵一直沒有發覺，日子倒太

平了一點。只是吃的還困難的很，連鬼子佔的地方也沒有什麼糧食好搶，越搶越少了。大家正沒辦法的時候，八路軍支隊長來信對洋鐵桶說，大家快生產，要種地才有飯吃。這時恰好正是春三月，天暖花開的時候，洋鐵桶就叫大家在鬼子佔的地方，不管川地、山地，趁着夜晚趕快搶種。老年人、婦女，躲在保險窰裏紡線線；壯年男子，人人個個出動；一部分人放哨，其他送糞的送糞，掏地的掏地，有時分成小組去摸鬼子的騾馬和牛來揭地，鬧得真是熱火朝天。他們沒有吃的，一天喝三頓清米湯，還一股勁兒的幹。這一天夜晚，月亮明晃晃的，山山水水照得是一清二白，大家吆牛正在搶種，忽然山頭上放哨敲鐘了，大家一聽，知道這是鬼子兵出來的暗號，趕忙收拾回保險窰。那個姓田的也躲回他們的保險窰去了。等到鬼子兵出來一看，明明剛才還有人在種地，怎麼現在就一個影子也沒有了，氣得鬼子兵把皮鞋都脫了，悄悄的分成幾股，上深山裏來搜。有幾個鬼子走到白溝叉上，忽然看見一個小洞，洞旁邊有個酸棗甕，心裏很奇怪，就在周圍埋伏。等了一陣什麼動靜也沒有，正打算回去，忽然洞裏鑽出一個女人腦袋來，一下又縮回去了。

第八段 不小心婦女們慘遭薰死 打沁源洋鐵桶榮帶紅花

第七段說到日本鬼子在白溝叉上的一個小洞口，看見伸出來一個女人腦袋，一下又縮回去了。鬼子兵到跟前一看，黑洞洞的，吆喝洞裏的人上來，也不見回聲，朝洞裏打了兩槍，還是聽不見聲音，就派兩個鬼子爬進洞裏去，在洞裏轉了好幾個灣，拖出兩個婦女來了。鬼子兵把她們的衣服剝得精光，輪流強姦，往後，就把她們倒栽到崖底下去了。鬼子心想洞裏一定還有人，他們就使了一個毒計，拿一網細乾草堆在洞口，又燒又薰，要把洞裏的人悶死！原來這個窩，就是田先生找下的暗窩，他們不聽洋鐵桶勸告，冒冒失失的搬來住了。這天夜裏田先生他們都出去撿種去了，留下六七個女人和一些娃娃在這暗窩裏，到半夜鬼子兵出來搜山，查到這裏來了，恰好這時田老婆和她兒媳婦要爬出去喝水，一下就碰上了。窩裏人聽見外面打槍，一會，又聽見她婆媳兩個在外面大哭大叫的嚷着，窩裏的婦女臉也嚇白了，

想是鬼子尋到這裏來了，大家直往窰後頭擠，混身打戰，想不出一個辦法。停了一陣，從外面忽然鑽進一股烟來了，把人搶得實在不行。一個老太婆嚷着說：「快拿被子堵住吧！鬼子在外面燒火咧，不堵住，一陣咱們都活不成了！」這個好辦法可惜沒有人做，誰也不肯拿出被子，怕把被子薰壞了。眼看煙越來越多，又沒有氣洞，四個小娃娃和三個老太婆給薰死了，四個年青媳婦也昏過去了。正在這個危急時分，洋鐵桶的民兵游擊隊來到這個山頭上。原來鬼子兵出動的時候，洋鐵桶他們也就跟着出來保護保險窰，看見有一小股鬼子兵朝白溝又上去了。洋鐵桶記起那裏住有田先生幾家，放心不下，急忙趕來，正遇鬼子在燒洞口，就下令隊伍散開，一排子彈過去，打得鬼子摸不上方向，也不知來了多少，趕緊拔起腿就跑。剛出洞口，就給游擊隊打死了一半。洋鐵桶正要追趕上去，後面李四哥手裏拿了一封信跑來說：「不要追了！八路軍來了信！」洋鐵桶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八路軍的蘇團長寫來的，說今晚要打沁源縣城，叫他們去配合，洋鐵桶把信看罷，喜得嘴也合不攏，對大家說：「快去把！打大仗了！咱們放走他這幾個，搗他的老窰去，把咱沁源縣城奪回來！」馬上派幾個人去收拾田先生的暗窰，救出沒有死的婦女，就整隊直奔沁源縣城。剛好趕到城跟前，正是打得熱鬧的時候，洋鐵桶不管三七二十一，親自帶頭直朝南關衝進城去。只聽見大炮聲、手榴彈、

機關槍，分不清敵人的和我們的，鬧成一團，把耳震聾！洋鐵桶他們衝到鬼子的操場，正邁三十多個鬼子退下來，剛聽到他們咕嚕咕嚕的說話，洋鐵桶就朝說話處一顆手榴彈，月光下，冒起一般火光，鬼子就倒了七八個。他馬上掩護大家上屋頂，從高處打鬼子。就這一眨眼工夫，洋鐵桶左腿上帶了彩，倒下去了！他却趕忙舉起盒子槍，打了一排子彈，打得鬼子死的死了爬的爬下，緊接他又是一手榴彈扔過去。這一下洋鐵桶左臂上被鬼子射中一槍，他還不肯退下來，嘴裏不住的喊：「兄弟們！衝呀！衝過去呀！」正在這中間，東門，北門的八路軍衝過來了。一場大戰，打得鬼子逃出縣城的不滿十個。大家得了不少槍炮，擄得七匹驃馬。八路軍蘇團長帶着大家回來，沿路各村男女都跑出來看戰利品，慰問，人人高興。蘇團長宣佈：「這次大戰，洋鐵桶最有功勞，從敵人屁股背後，把敵人消滅了。他自己打仗又勇敢，還帶了兩處花。大家開會要獎勵他爲戰鬥英雄！」到了第二天各村男女就來開會了，蘇團長親自給洋鐵桶帶了一朵紅花，洋鐵桶摸着紅花說：「我們這支老百姓隊伍，越鬧越大了，我們跟着八路軍還要越鬧越大，打走鬼子，讓大家過太平日子！」說完，他把手一舉要喊口號，那曉得這一動，傷口裂開了，鮮血直往外淌。洋鐵桶喊了聲「哎喲！」倒了下去。大家連忙把他扶了起來，問長問短，洋鐵桶却動也不動的說不出話來了。

第九段 病體未好偷出醫院 月色朦朧險些遭災

第八段說到蓋團長獎洋鐵桶爲戰鬥英雄，洋鐵桶在大會上講話，正要舉手喊口號，不想傷口又裂開了，一時昏倒過去。大家趕忙把他招呼到八路軍的醫院裏休養。洋鐵桶一直躺了兩個多月，槍傷算是收口了；只是流血過多，身體還沒有復原。

這一天，洋鐵桶在院子裏晒太陽，他的臉色黃臘臘的。李四哥跑來看他，坐下來就低着頭啥也不說了。洋鐵桶拍着他的肩膀說：「你怎麼啦！有了什麼事情？」話還沒有問完咧，李四哥哭起來了，眼淚掉下來，太陽照得一閃一閃的。這下把洋鐵桶嚇住了，急得他抓住李四哥的手亂搖，直問，「你怎麼啦？有話快說嘛！急得我發毛啦！……」李四哥說：「不瞞你說！隊上王小二小六兩個昨天給打死了！」洋鐵桶一聽這話，活像是火星着了眉毛，驚的眼瞪口呆，一時說不上話來，半天才頓着腳，說：「把事情從頭到尾說嘛！」李四哥擦着眼

睛說：「何家寨子一營多國民黨軍隊和鬼子勾通了，當了偽軍，昨天來打我們。他們武器好，人又多，咱們吃了敗仗，又死了兩個人。今天我來看你，見你的臉色黃的怕人，不由得就心酸起來。想起我們大家多是沒家的人，一同發誓起來打鬼子，想不到今日……」洋鐵桶聽了十分難過，粗聲粗氣的說：「不要說了，咱跟你一道回去！咱倒要去看那些鬼仔仔有多大本領，是不是長了三頭六臂？」這時旁邊走來一個護士聽了，連忙插上來說：「你病還沒有好，不能回去！」說着就扭轉身來對李四哥講了幾句：「你呀！什麼也不懂得，有天的事呀，也不能對他病人說嘛！……你還坐在這裏，還不快回去！」李四哥聽了，只好站起來走了。護士馬上把洋鐵桶送回寢裏，叫他好好躺下，不准再操心隊上的事了。臨走，還倒了一杯水給他喝。洋鐵桶見了，嘴裏裝着說：「噫！你放心，我不回去，我還病着嘛！」他心裏咧，却是一意要回去的。他躺在床上皺着眉頭想，誰也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他一會坐起來，把鞋子準備好，一會又打上了裹腿，外面還罩了一條單褲。醫院的人却也沒有注意到這些。直到睡的時候，忽然不見他了。

却說洋鐵桶留了幾個字在他床上，診別人不注意時，甚麼也沒有拿就溜走了。他計算從這裏回去，五十里路一夜一晚就趕到。只是不敢走大路，一則怕碰見鬼子的巡查隊，再則怕碰

見何家寨子的僞軍，他就翻山走小路。這時正是八月初三，天氣有些寒冷，夜晚又起了大風，一彎月牙，照得山水矇矓；洋鐵桶的病還未好痊，走了二十多里，就混身發軟，氣力接應不上。望見前面有一座破廟，打算停下休息一陣再走，便走了過去，不想廟後突然奔出三個大漢，拿的矛子繩子，嘴裏亂喊：『快抓！不叫跑了！』三個人一下圍了上來。這時洋鐵桶沒有氣力，手脚施展不開，被他們拉到廟門口，吊在柱子上。一個大漢拿起棍子罵道：『咱們抓了你們三個探子，你又來了！』罵完要打。洋鐵桶一時不知這些人的底細，不敢說出自己，只好央告說：『我不是探子！』大漢說：『哼！你還賴，看你，腿上打了綁繩！還不是軍隊上的！你不說，打！』棍子就打了下來。可憐洋鐵桶有口難分，只好咬關牙關忍受。正在這時候，外邊跑來一個打火把的說：『隊長吩咐好好勸這人，講了不殺，不講就叫咱們幹了！』那個大漢聽了拿起紅櫻槍就要戳洋鐵桶，却被打火把的攔住，說：『慢點！讓我來問！』洋鐵桶見了這種情景，心裏不覺一酸，嘆了口氣，說：『唉！想不到我洋鐵桶，今日落得這樣下場！』那個打火把的聽了，用火把照了一下洋鐵桶的臉，嚇得趕忙叫把繩子打開，對着洋鐵桶就拜，還對旁邊的人說：『你們還不快快下拜，這個就是我常對你們說的，抗日英雄洋鐵桶，今日抓錯了，還不快快賠罪！』旁邊幾個聽了大吃一驚，都說：『我們今日有』

「眼不識英雄，請大哥原諒！」說完趕忙丟下武器，一齊爬在地下；洋鐵桶把他們扶了起來。

第十段 王鐵牛提出好意見 指導員釋放衆僞軍

第九段說到洋鐵桶見那三位大漢向他下拜，便連忙上前扶住，說道：「你們怎麼鬧得我的小名？在那裏見過我來？」那個打火把的說：「方圓百里，那個不曉得你是爲民除害的抗日英雄？我們雖然沒有見過你，隊長常常講到你嘛，說你右肩尖上有一塊刀痕，長的一個大嘴；剛才用火把一瞧，果然不錯，才知咱們弄錯了。——得罪之處，請你千萬寬心！」洋鐵桶便問：「你們隊長是誰？」大漢說：「我們隊長姓王，在九華山種莊稼；氣力比牛還大，春上開荒一天就開了三畝，三四個人刨不動的大梢，他只要兩鏟頭就刨掉了，上山砍柴，他一人就能掙二百斤；人人都叫他做「王鐵牛」。近來何家寨子的國民黨一營人投降了敵人，常來這裏搗亂，他就帶了我們在這山頭放哨。」洋鐵桶聽了連忙說：「那快領我去見「王鐵牛」，我也要打這批僞軍咧！」說罷他們直奔下山，走進一個大院。院子裏站了一個人，大

聲喊着問：『怎麼樣了，又抓了一個探子？』打火把的回說：『隊長錯啦！抗日英雄洋鐵桶來了。』那人一聽，連忙跑了過來，仔細一看笑着說：『好個洋鐵桶，你怎麼來了？』洋鐵桶說：『你怎麼認識我？』那人說：『你不記得啦！那一次在九華山，你們埋伏打鬼子等了個空，在我莊裏休息見過你咧！』這一提醒，洋鐵桶才記起來了。當下衆人好不高興。真是英雄愛奸漢，大家就前三十年，後四十年的談了起來。洋鐵桶問大家有什麼辦法消滅那一營偽軍，王鐵牛說：『偽軍到底還是中國人，攻打他們，最好先爭取說服。偽軍士兵都逼得沒法才當偽軍的。爲首的正營長是個壞種，副營長還有點良心，只要好好宣傳，就會過來。依我，不如先到八路軍團部去，要求一個有「政治」的幹部，先去勸他們投降，若要不，就打他狗日的！』洋鐵桶一聽，非常佩服，大聲說：『好主意！好主意！我這個粗人倒忘了這個「政治」。』說着就要到八路軍團部去；王鐵牛連忙炒雞蛋，趕了細麵，請洋鐵桶吃，又送了他一程，臨別還叮囑說：『洋鐵桶！打偽軍的時候，不要把我們忘了！咱們這伙人也願意受你領導呀！』洋鐵桶抓着王鐵牛的手說：『王鐵牛，只要你們肯來，你們就來吧！我不會把你們當外人的！』說罷各自分手走了。洋鐵桶趕到八路軍團部，見了蘇團長，要求派一個政治幹部，蘇團長笑着說：『好吧！派張指導員跟你去，讓他幫幫你的忙。你身體還沒完

全好咧，快休息吧。以後可不能在醫院裏偷着跑出來了，害得人家到處找你咧！」這樣一說，說得洋鐵桶臉都紅了，只好拉着張指導員，笑嘻嘻的說：「快走吧！咱們幹咱們的去！」就這樣兩個人星夜趕回來了。李四哥見了他們，好不高興，連忙說：「你們回來得正好！咱們今天抓了八個偽軍咧！」洋鐵桶說：「那還不抓去殺了！」張指導員却笑着說：「慢點！這就是用「政治」的時候囉！」說着他就把八個偽軍找來，每人發了路費，請他們吃了豬肉粉條。最後指導員說：「咱們都是老百姓，老百姓不打老百姓，你們過來了一定優待，記住不要給鬼子做事就對了。現在你們回去吧！」就叫他們把武器留下，派人把他們送了回去。這八個偽軍走了出來，都感動的哭了，心想人家待咱們這麼好，咱們怎麼能那樣忍心？想着就捨不得走了。送的人說：「以後咱們再見面就是朋友了呀！」那八個偽軍却說：「回去做什麼？咱們不回去了！告訴張指導員，咱們那邊的弟兄們也都不願意當偽軍咧！咱們有辦法叫他們反正過來！」說着，幾個人又跑回來了。

第十一節 黑夜去喊話收效不小 漢奸爲鬼子沒好下場

第十段說到那八個僞軍不願回去，跑來見張指導員說：「咱們把營裏弟兄都叫過來，參加游擊隊好吧！」指導員問：「你們怎麼去叫呀！」僞軍中的一個白士正說：「那不容易！咱們一回去就把他們叫來了！不過要先講好，一過來你們要收留我們呢！」指導員笑着說：「不行，你們一回去，就出不來了。我有一個辦法，咱們黑夜去喊話！」洋鐵桶問：「什麼叫喊話嘛？」指導員就給解釋說：「喊話就是到碉堡跟前給僞軍說話，給他們上課，教育他們。僞軍這幾年來很辛苦，鬼子把他們當奴隸，他們也不是甘心情願的。我們八路軍常去喊話，要他們不當漢奸，有許多人就投降過來了，不投降的也變好了，見了我們朝天打槍！」洋鐵桶聽了連忙說：「那我們今晚就去喊一次嘛！」指導員說：「好！派一個人去偵察一下吧！」說完，兩個人又咬了一陣耳朵。

就這樣一到天黑的時候，洋鐵桶和指導員就集合隊伍，帶上八個偽軍出發了。天黑得厲害，伸手看不見指頭，天上烏雲一層一層的，像要下雨的樣子。大家一個一個的抓着衣服走，走了二十多里，前頭傳過話來說：『向後面傳，進了偽軍的地界了；大家小心，脚步放輕！』每個人真是連粗氣也不敢出。慢慢走近碉堡跟前了。大家就彎着腰走。突然，洋鐵桶把隊伍拉到旁邊山腳下的水溝裏埋伏去了，只剩下指導員帶這八個偽軍躲在一棵大樹後邊。他們幾個人歇了一陣，什麼音響也沒有。指導員對白士正說了幾句，白士正就爬在地上，對着碉堡大聲喊：『喂！你們有人沒有？』喊了幾聲沒有人應。這時下起小雨來了。偽軍大概睡了覺，白士正就向碉堡丟了一塊石子。這下碉樓上的哨兵問起來了：『誰呀！』白士正說：『我是白士正嘛！』哨兵吃驚的問：『怎麼！白士正你還沒有死呀！營長說游擊隊把你們殺了嘛！』白士正笑了一聲說：『游擊隊沒有殺我們，今晚我們特地來看你們咧！』哨兵問：『你們有隊伍沒有？』白士正說：『隊伍多咧，我們不是來打仗的，你們不要怕！』馬上碉樓上有許多脚步聲了，弟兄們聽說白士正來了都出來看。白士正說：『弟兄們今晚我們特地來看你們，這個游擊隊是八路軍的，對我們很好。吃的好，又發了新衣服。你們快過來吧！我們老百姓不打老百姓，以後見了面朝天打槍，我們也不打你們！……』白士正剛說到這裏，忽

然碉樓上亂起來了。有一個僞軍說：『白士正，你們快回去吧！剛才有電話來，說營長要到這兒來咧！大概是營長知道你們來了！』洋鐵桶和指導員聽了，就叫大家趕快把帶來的傳單，和送給僞軍的一大包饅頭油糕丟了過去，馬上就回去了。僞軍得了這麼多東西非常感激，大家就爭着來看傳單。傳單上寫道：『弟兄們！替鬼子辦事，真是身在虎洞旁，沒有好下場。鬼子是拉完了磨殺驢的。洪洞縣有一個很大的漢奸朱老三，上月裏給鬼子槍斃了，你們知道鬼子爲什麼殺他嗎？原來朱老三有個妹子，怕敵人要去當花姑娘，把他妹子藏在鄉下，他妹子在鄉下恨死了鬼子，暗暗幹起抗日工作來了。鬼子聽說，就要抓朱老三。朱老三沒法，硬着心腸說娘害病，把她妹子騙回來了，交到鬼子手裏，以爲這下立下功了，有賞啦！那隨得鬼子把他妹子抓到手，連同朱老三一下槍斃了！朱老三這個大漢奸都這樣下場，替鬼子幹事有鬼出路！你們想想自己吧！』僞軍看的都想哭。正在這時候，外邊營長進來了。

第十二段 看傳單全班被緝 殺營長一營反正

第十一段說到碉堡裏一班偽軍，正在看游擊隊散給他們的傳單，大家看得流淚的時候，突然營長帶了一排人來了。見了大家這個情形，他就瞪着眼睛，做出一副凶相，大罵起來說：『好大胆的傢伙，你們通了八路軍！我聽說游擊隊到了這裏，以爲你們會打起來。嗨！你們倒是一個鼻孔裏出氣咧，簡直是要造反了！老子統統把你們槍斃了！』偽軍班長一聽，情形不好了，心裏想，只有用槍跟營長拚。手剛摸到槍把，營長那傢伙，提防的早，一槍兒把班長打在地上，跳在欄子上就喊：『不准動！都舉起手來！』嚇得碉堡裏的這班人，臉如土色，舉着兩手全身打顫。這時，營長就下命令，把這班人的武器收了，用繩子緝起來，帶回營部去了。

營長把十一個人抓回營部關起來，準備過兩天，請鬼子小隊長來，當場把這十一個人殺

了，好得獎賞。這個消息，却被一個姓徐的排副知道了，心裏非常痛恨。他也是不得已才當僞軍的，看了營長這樣殺人心中不平，又加上這十一個人當中，有一個姓王的，是他的外甥，早就有心打救。他一聽說了，便急忙趕到監房，看守監房的是他手下的一班，出入倒很隨便。他一進來，便悄悄地把這消息給這十一個人說知了。大家聽罷，馬上哭着央告說：『打救我們一條命呀！』說完都跪在地上不肯起來。那個姓王的也說：『舅舅！我眼看著活不成了，請你看我母親面上，死後把我埋了，也算的舅舅的恩情……』徐排副聽了這些話，心裏像插了把刀子，也流着淚說：『大家快快起來！我姓徐的，救不了你們，也跟你們一塊死！』說完，怕人看見，趕快退了出來，一個人獨自思想辦法去了。這一天，正逢十五，夜晚月亮像一個銀盤，徐排副一個人在院裏散步，不覺對月長嘆了幾聲。忽然背後有人抓住他的肩膀說：『你有好大的心事，一個人唉聲嘆氣？你的心事我全猜出來了！』徐排副大吃一驚，回頭一看，原來是連上的文書，便笑着說：『劉文書你知道什麼？』劉文書說：『你在想打救你外甥咧！』嚇得徐排副連忙輕輕噓了一聲，做一個手勢，看看周圍沒人，才低聲說：『劉文書！你既然知道了，就該幫助！』劉文書笑着說：『這件事營上弟兄們都不平，準備反抗咧！什麼都弄好了。只是還差一個人！』徐排副忙問是誰。劉文書說：『副營長當初投

降時，就不大願意，還是個有良心的人，只是沒有人跟他說通。他要能參加就好了！我們想：你過去跟他當勤務，他提升你當排副，想找你來說。」徐排副說：「原來這樣，那我去！你看怎麼說？」劉文書說：「用真情實意去打動他嘛！」兩個人又咬了一陣耳朵，就分開了。徐排副便趁着沒人的時候，走到副營長房裏，一把抱着副營長的腿，哭着說：「副營長！以後再見不到你了！幾年來蒙你抬舉我……我最後一次來看你啦！」副營長嚇了一跳說：「你怎麼啦？」徐排副就說：「你知道嘛！營長抓了十幾個兄弟，明天就要殺了！說他們通八路軍，通八路軍有什麼不好呵！我是個老粗，別的不懂，我懂得我是中國人呵！以後再不能不要良心替鬼子做事了！明天我就要把正營長、那死漢奸打了，到八路軍去！打不了我死呀！死以前，先來看看你，也算是我跟你幾年……」說完就哭，哭的副營長眼圈也紅了，半天說不上話來。他呆呆的望着徐排副，心裏像針扎了一樣。連忙扶起徐排副說：「咱們中國人的心都沒有死！我們一塊幹吧，我早就有心歸八路軍了！明天我先開槍打那狗日的！」徐排副一聽他肯了，就把劉文書他們的情形也說了。兩個人商議了一陣，又派了一個人去通知洋鐵桶。

到第二天，日本小隊長帶了兩個日本兵來了，營長忙叫集合，全營的人，心都七上八下

。營長在上頭講話，剛說完走下來，副營長在後面，一槍把他打倒。大家聽見槍一響，四面八方都下手了，三個日本鬼子抓起了，被細着的十一個人解開了。三十多人拿着短槍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咱們不當漢奸囉！都到八路軍那邊去呀！」喊聲真是山崩地裂，把耳振聾，全營兩百偽軍排着隊跑了出來。這時，忽然南北兩邊都響槍了。

第十三段 黑夜燃香鬼子受驚嚇 秋收縫衣百姓愛士兵

第十二段說到何家寨子的一營偽軍反正，跑了出來，忽然東西兩面槍響了。大家怕是鬼子兵來了，拿起槍就打，剛響槍，那邊喊起來了。趙副營長才看出不是鬼子，原來是洋鐵桶通知了王鐵牛，兩家特地來接應的。大家一見面不高興，當下合在一起佔領了何家寨子。洋鐵桶收了這多人馬，老百姓知道了，選了二十幾個老漢、婦女當代表，提着雞蛋、油糕來慰勞，歡天喜地的說：「八路軍的游擊隊來了，這下見了天啦！咱們男人收秋忙咧！要不是也來看你們了！」張指導員聽了，對洋鐵桶說：「老百姓對咱們這麼好；我看他們收秋忙，咱們就幫他們搶收一天一晚吧！」洋鐵桶說：「好是好呀，只是剛打下何家寨子，怕鬼子兵來報仇咧？咱們佈置一下吧。」馬上就商議，決定派一排人幫老百姓搶收一天一晚，去的人不吃老百姓的飯，也不准要錢；另外決定李四哥帶一排人去圍困石子崑的敵人，石子崑離

這裏最近，只要最近的敵人不出來，就能捨收了。這樣一佈置開，洋鐵桶就帶了上山收秋の出動。忽然反正過來的僞軍弟兄們，嚷吵起來了，對洋鐵桶說：『收秋爲什麼不讓我們去呀！』洋鐵桶聽了，笑着說：『我怕你們太累了，你們沒生產慣，還是在家裏休息吧！』話還沒說完咧，後面僞軍弟兄們都喊叫起來了，說：『不！我們要去！』洋鐵桶一聽沒法，趙副營長說：『那就派十五個身體強的去吧！』洋鐵桶也就同意了。却說李四哥帶了人趕到石子崙時，天正黑了，鬼子兵都在碉樓裏。李四哥暗暗想一個辦法，挑出五個好小伙子，帶上火藥和香，爬到碉樓前後的大路上，小路上，四處埋上火藥。火藥上插根香，香一燒完，火藥就着了，燃起來了，燒了一陣又滅了。弄得黑夜裏，忽然這裏亮一下那裏亮一下，嚇得鬼子哨兵抓起機關槍就打，嘴裏又喊又叫，把鬼子兵都吵起來了，以爲八路軍今晚來打碉樓咧，都拿着槍守着。這樣鬧了一夜，都沒睡成。第二天一看，什麼也不見，真是又氣又困，就增加了十個哨崗，大伙兒都睡去了。這時洋鐵桶他們正在山上收莊稼，太陽照得正紅，晒得一身熱癢癢的。洋鐵桶和王鐵牛割上了勁，脫下衣服，打着赤膊割。弟兄們見了，都把衣服脫下來，丟在一旁，只顧搶着割。到正午休的時候，忽然僞軍弟兄們說他們的衣服不見了。王鐵牛說：『那才怪呀？我們的在，偏偏你們的不見了！』東找西找的問老百姓，老百姓只是

笑，也不說話。最後還是張指導員問出來了，他說：「同志們！你們猜一猜，我們的衣服到那裏去了？老鄉說，他們看見剛反正的弟兄們的衣服，實在太爛了，跟咱的游擊隊的比起來，簡直是不能穿；他們拿去縫補去了，說以後還要募集一些新衣給這些弟兄咧！同志們，我們想想，我們有對不起老百姓的地方沒有？我們要怎樣保護老百姓呀！」說完，這些剛反正過來的偽軍弟兄們都感動得哭了，他們說：「當偽軍的時候，老百姓恨得要吃我們咧，死了都沒有人埋！你看，才當上八路軍游擊隊，老百姓就對我們這樣，比親人還親！」說得大家都上了勁，連休息也不願休息，就割莊稼去了，趕到天黑就收完了兩架山。老百姓喜的要留他們吃晚飯，大家那裏肯去，都溜回去了。老百姓說不吃飯不行，那太看不起人了，洋鐵桶和張指導員只好又趕到他們村子裏，跟他們解釋。正解釋中間，忽然一個老百姓氣喘喘的跑來了，大聲說：「快跑！鬼子兵把村子包圍住了！」



第十四段 蘿蔔地窖藏英雄 鬼子腦袋祭烈士

第十三段說到洋鐵桶和張指導員正在莊子裏和老百姓說話，忽然聽說鬼子兵，把莊子包圍住了。洋鐵桶說：「快衝出去吧！」一個姓白的老漢說：「鬼子兵圍得水泄不通，還能衝？快跟我來！」

白老漢就這樣三步當兩步把他們帶到後院，藏在靠山的一個蘿蔔窖裏，說：「你兩快躲進去吧！八路同志，不用怕，靠左邊不遠還有一大窖糧食，八路和糧食，都是我們老百姓的命根哪！再怎麼樣，總有你們在的！」說罷，就用些碎土、麥稻、把地窖外面掩蓋好了。這時，鬼子兵不見游擊隊的人，正在挨家挨戶的搜。白老漢知道了這個情形，心都緊縮了，急忙往回走，剛進大門，想轉過身關門咧，突然，後面一個鬼子隊長，帶了兩個鬼子兵，托着槍，上了明晃晃的刺刀，衝進來了。鬼子隊長手裏提着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對着白老漢吼：「你說

的？八路在那裏？」這一下嚇得白老漢，往後退了好幾步，臉也一陣陣的發青了，忙說：「皇軍大人！咱們老百姓，不知道！」鬼子隊長一聽，就發作了，把腰裏的皮帶解下來，照着白老漢光禿禿的額、胸口、腰上亂打，打得老漢白肉裏出紅血，血淋灑了衣裳啦，倒在地上直喘氣。這時，外面跑來一個鬼子，在鬼子隊長耳朵邊，咕嚕咕嚕的說了幾句什麼。鬼子隊長的臉上，馬上露出笑容來了，忙把白老漢扶了起來，打着哈哈，拍了一下白老漢的肩膀，虛情假意的說：「老頭子的！你是大大的好人！說出八路游擊隊在哪裏，皇軍賞你的，嗯？！」

白老漢聽了，沒有做聲，摸着打爛了的臉，像根木頭一樣的站在那裏。鬼子隊長又說：「老頭子，有報告的，有人說，八路在你家地窖的！你說出來，嗯？——你不說殺了殺了的！像這個頭的！」說着，把手裏的人頭往地下一丟，只聽見撲通一聲。白老漢嚇得跪下來了，說：「皇軍大人！我講！我講！我家裏有兩個八路！」鬼子隊長連忙說：「噯！在那裏？」

白老漢說：「一個是窩裏我老婆，一個就是我！」鬼子隊長氣的大喊一聲：「拿去槍打了的！」就命令鬼子兵把老漢推了出去，剛推到大門外，鬼子兵拿起槍，眼看就要打了，白老漢才一字一句的嚷着說：「不要殺！不要殺！——」八路在我家地窖裏！」鬼子隊長聽了才叫：「好的！不殺你！帶路去看地窖！」白老漢一拐一拐的往外走，鬼子兵在後面抓着他，他一句

話也不說，眼睛睜的大大的，眼珠子上盡是血絲子，紅得怕人。他把鬼子兵引到後院山脚旁，走到那鋪着碎土，麥秸的上面，就說：「下面就是地雷！」鬼子隊長忙說：「嗯！你打開來看的！」白老漢就慢慢的灣下腰去，只聽見腳底下轟的一聲，天翻地覆，起了一片火光，直炸得鬼子血肉橫飛，屍體都不見了，白老漢也一同犧牲了。原來，這一個就在糧食窖的前面，白老漢平日怕鬼子來搶糧，早在這裏埋了五顆大地雷，鬼子一來，就把火綫安好，現在他把三個鬼子引到這裏，灣下腰去，把安好的火綫一拉，心想：「老子死也換你幾個，留下八路同志有報仇的！」這一拉，遠處的鬼子兵聽見了，趕來一看，隊長死了，馬上集合隊伍搜了一頓，也不見什麼，天又黑了，就騎上了馬走了。却說洋鐵桶和張指導員在蘿蔔窖裏，早就聽見轟的一聲，知道白老漢和鬼子兵一定是拚了。到天完全黑下來，就悄悄地爬了出來，一聽鬼子兵不在，便摸到白老漢死的地方，找了些枯柴，在地上燃了一堆小火。火光一閃一閃的，照見一灘灘的血水裏，有一隻穿布襪子的腳，認出是白老漢的，洋鐵桶就找了一個鬼子的腦袋，放在這隻腳下邊。兩個人馬上立正，把帽子摘下來了，頭低低的鈎着，像熱了的糜穗子一樣，在傷心的向這位可敬的老人行禮，紀念他。他們在四圍的一片漆黑裏，好像看見白老漢，就站在他們面前，……他們心裏有許多許多要說的話啊！却呆呆的站在那裏，

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

第十五段 偽村長趁機謀害洋鐵桶 老百姓自動組織新

政權

第十四段說到洋鐵桶和張指導員正在紀念白老漢的時候，忽然一個黑影從旁邊閃了過去，急急忙忙的跑了。洋鐵桶他們站在明處，看不見暗處的動靜，一點也不曉得。原來這個人是個漢奸，一心向着鬼子的偽村長。他剛把鬼子兵送走轉來，一眼照見洋鐵桶和張指導員站在那裏，頓時起了壞心，拔起腿跑回家，把他的長工叫到面前，悄悄的說：『你給我拉上馬，趕快騎着到皇軍那裏，就說那兩個八路出來了，叫他們快來抓，說好了，皇軍要大大的賞我們的！快去！』說着就幫忙把馬備好，親自送着長工騎上馬，他才轉來，心想：『這回可不能叫溜走了，讓我去看看！』想罷，他就往洋鐵桶他們那裏走。快到眼前的時候，抬頭一看，只見生了一大堆火，圍了不少的老百姓，拉着洋鐵桶在問長問短，都說：『你們來了，就不要走啦！不要讓我們再受鬼子的罪了！救救我們老百姓吧！』有的說：『你們就紮在這

裏，把那狗日的維持會偽村長都搞掉了；咱們老百姓自己成立個政府，你們來保衛我們！」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吱吱喳喳的說個不停。偽村長躲在一棵大樹後邊聽了一陣，心裏可氣火啦，咬着牙根，自言自語的說：「哼！不到一個時辰，就都要你們死在老子手裏！」說着，他舉起腳根，東張西望，心裏皇軍的隊伍怎麼還不來呀！等得好不焦急！正在這時候，隱隱約約村外有馬蹄聲了，像是日本皇軍的隊伍來了，偽村長樂的把胸脯一拍，心想：皇軍來了老子還怕你們！就三步當兩步，搶進人羣中去，大罵：「你們圍在這裏搞什麼？你們吃了豹子心，要把咱們維持會搞掉？搞吧！誰捨得命的就搞吧！……」話還沒說完咧，幾個老百姓就衝了上來，伸着拳頭只喊要打！偽村長退了幾步，大着嗓子喊：「誰敢打！你們看，皇軍隊伍都來了，你們還要命不？」大家聽了，向四圍一看，真的火光冲天，四面八方不知道多少人圍上來了，大家好不驚慌。不知誰喊了一聲：「快跑呀！」大家就像一窩蜂似的亂跑起來了。偽村長見了，却更凶狠的喊：「不准跑！跑了老子也認得你！」他一邊喊，一邊趕來抓洋鐵桶。洋鐵桶見他撲了過來，從懷裏趕忙掏出手槍，一槍打了過去，偽村長一下死在地上。張指導員見了，也拿出槍喊：「大家不要跑，跟我們一塊兒衝呀！」話還沒喊完，突然四圍的隊伍也喊起來了：「大家不要怕呀！咱們是游擊隊呀！一家人呀！」洋鐵桶聽了半信

半疑，只見隊伍最前面一個人，打着火把衝了上來，仔細一看，却是王鐵牛，心中好不歡喜。原來偽村長的長工，是個有良心的人，他騎馬跑出村來，把馬一拉，沒有去叫鬼子兵，却跑到何家寨子把游擊隊叫來了，當下大家見了面，老百姓都起來了，人人手裏拿着火把，響亮的直喊：『偽村長死啦！咱們老百姓再不維持鬼子了，咱們自己成立政府，你們游擊隊高低不能走呀！』洋鐵桶說：『能成！明天咱們大家再開會商議吧！』說着人才散了。到了第二天，大家在何家寨子開了一個羣衆大會，到了三十幾個莊子的代表，約莫三四百人，抗日政府沁源縣的縣長也親自趕來了。在會上大家自由發言，進行民主選舉，真是紅火！經過大家商討，選出前次在劉家莊上，領着大家打槍發誓，誓死抗日的徐老先生當區長，成立了區政府。唐縣長非常高興，對大家說：『我們成立了這個新政府，團結各黨各派來抗戰，建設民主政權！只要是抗日的，不反對共產黨的朋友，都歡迎他參加這個政府，也歡迎互相介紹參加政府裏來，大家一同工作！另外，洋鐵桶的隊伍，就留他在這區上，保衛大家！』唐縣長一說完，老百姓掌聲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響了起來，人人高興。却不提防有一個混進來的奸細，把這些情形飛快的報告鬼子去了。

第十六段 便衣隊長通消息 特務頭子起狠心

第十五段說到何家寨子老百姓，開會的時候，混進壞人來了，那人姓林名起生，洪洞縣人，在沁源城鬼子司令部當便衣隊長。這一天他打扮成一個老百姓，腰裏藏好手槍，提上糞筐，拿個鍬，裝成拾糞的，到何家寨子來了。那時，何家寨子正開會着，人來來往往的，誰也沒認出他來。他就趁着人擠的那陣，混在老百姓裏邊，一直到會開完了，他才溜着往回跑，報告鬼子去了。從這裏到沁源舊城够二十里，一條大路。林起生正埋着頭走，突然路旁山脚的草堆裏，跳出兩個人來，大喊：「到那裏去的！」說着，只見明晃晃的大刀逼過來了，嚇得林起生跳了起來。定下神來一看，是何家寨區的老百姓，在這裏放哨的，連忙回說：「城裏的老百姓，到新莊串親戚的，你看！」林起生說着，指了一下左手的手槍，裝起笑臉，打着哈哈說：「咱受苦人嘛！還捎帶拾些糞咧！」兩個放哨的聽了，走過來在他身上摸了一

摸，快摸到腰前放手槍的地方，林起生突然尖着嗓子喊：『哎喲——！摸不得，腰上長了碗大的瘡，剛貼了膏藥咧！你看，不是硬一塊？』放哨的在衣服外邊摸一下，真的硬硬的，接過糞筐一看，見裝了些馬糞，便說：『你走吧！』林起生便急急忙忙的走了。突然一個放哨的喊：『回來！你這個人，我像在那裏見過你！』林起生一聽這話，心裏抖了一下，摸着手槍想打咧，怕引出洋鐵桶的隊伍來，就說：『相隔二三十里還有沒見過的！』說着連頭也不回的走了。過了一陣，一個放哨的說：『這傢伙不像老百姓！』那一個也拍着大腿說：『糟了，一定不是個好傢伙！你看他糞筐裏就只一點點馬糞，害了瘡還走得那麼快？不像！』兩個人越說越覺得不對，連忙追了過去，已經看不見了。却說林起生急急忙忙跑回鬼子司令部，出了一身大汗，見了鬼子特務頭子，名叫山本的，只說有緊急情況報告。山本就趕快把翻譯官叫來，兩個人搭起腿，坐在一張大椅子裏。林起生彎着腰站在一邊說：『洋鐵桶在何家寨子成立區政府，今晚快派人去消滅吧！』山本捏着鬍子說：『不去的！一去他們就跑了的！』『要改變辦法的！』山本想了一陣，眼皮翻了幾翻，就問林起生：『誰當區長的？』林起生便把徐文漢當區長，什麼三三制，歡迎各黨各派參加，都一五一十的說了。山本聽了，長着黑肉的上，露出一絲笑容，陰謀詭計的點着頭說：『有了！』他馬上嘖嘖咕咕，用

日本話要翻譯官下命令，找這樣一個人，第一要他同何家寨子抗日政府工作人有親戚，第二要能埋伏在抗日政府裏破壞，第三要他全家人都替「皇軍」工作。找到了這麼個人，大大有賞。翻譯官說：「不行，沁源城裏找不到一個年青人了，都到了游擊隊，留下些老婆老漢，辦不了事！」山本却搖着頭說：「一定要找的！無論在那裏找一個也行的！趕快寫秘密命令！」翻譯官沒法，只好爲了。時間過得飛快，命令發出了一個多月，還沒有找到合適的。這一天，山本帶了衛兵上街，街上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影，連一隻狗也沒有。山本找了半天，找到一個老漢家裏，給老漢十塊錢說：「你大大好的，給你錢！喂？你把你兒子叫回來住着，給你牛！喂？你這院裏旁的幾家，那裏去的？」老漢跪下來說：「他們搬到何家寨子去了。」山本說：「老頭子你把他們叫回來，統統的給牛！」說着就跑到老頭子牲畜圈裏；圈裏有一條大牛，還有一條牛犢正在吃奶。山本就一把拉着小牛犢往外跑，說：「拉走的，人叫回來，牛再給你的！」老漢去攔，被山本一下推在地上了。山本又叫衛兵在院裏找了小桶，把老漢缸裏的水倒走了。臨走還對老漢說：「水！好的，皇軍弄不到的，游擊隊把井子大大搗亂了！喂？皇軍以後給你錢——」說着就走了。剛走在街上，碰到翻譯官用繩子捆着一個年青人來了。

第十七段 說話不小心半路遭毒手 打針得重病被迫當

特務

第十六段說到山本特務頭子，在街上碰見翻譯官網了一個年青人來了，喊了一聲：『誰？』翻譯官聽見連忙跑過來，對山本做了個禮，像狗見了主人一樣，送上根香煙說：『我的託巴古（烟）頂好，你的心安（吸）？』山本沒有做聲，把煙接過去了，翻譯官才笑嘻嘻的說：『這人，便衣隊長在半路抓的，可以派到抗日政府裏去破壞！』說着，兩個人馬上回去商議去了。却說這個年青人姓杜名槐心，山西洪洞人，在洪洞鄉下當小學教員，鬼子兵一來，敢不成誓，他就賣燒餅，供一家食用。只是鬼子佔的地方，生意冷落，看看餓不住口了。上月裏聽說他舅舅徐漢文，當了何家寨子的區長，在那裏組織老百姓生產，誓死不維持鬼子，地方上生意真是興盛，最近又歡迎移民，許多老百姓偷着敵人搬過去了。杜槐心一聽，便想搬了過去，一則靠近舅舅，再則好找件抗日工作做做，不再賣燒餅了。想定，這一天太陽還

沒有出來，他一個人就走了，趕到何家寨子找見他舅舅。他舅舅說：「你快撥來吧。後天下午就有一批老百姓往這裏撥，你相跟上過封鎖線！有洋鐵桶隊伍出來保衛，鬼子個也攔不住！」杜槐心一聽這話，喜得直往外跑。正走在半路上，突然後面一個穿老百姓衣服的人追上來喊：「喂！老鄉！站一下！」杜槐心回過頭來一看，面生的很，便說：「你做什麼！」那人跑到跟前說：「借根火柴抽管煙！」杜槐心摸了一根火柴給他。兩個人就慢慢走着就拉起話來了，談起來都是洪洞人，那人問杜槐心：「你到那裏去？」杜槐心一時高興，就把搬家，他舅舅在何家寨子當區長的事，統統說了。說完那人沒有做聲。兩個人又相跟着走了一陣，到翻了架山，下溝底的時候，那人見左右無人，突地掏出手槍，把槍口指着杜槐心的鼻尖，大喊一聲：「呃！你不認得老子，老子叫林起生，沁源城的便衣隊長！」說着就拿出繩子來，命令杜槐心說：「向後轉！把手反背起來！」可憐杜槐心讀書人出身，那有氣力反抗，只好讓他細住，抓回沁源城來了。交給翻譯官，翻譯官問了一頓，便叫送到鬼子司令部，關在一間很小的黑屋子裏，手脚都綁得綑緊緊的，門外鎖上一把鐵鎖，就沒人理他了。過了一頓飯工夫，突然門外鐵鎖嘩嘩的響，進來了一個長着黑肉，又矮又胖的鬼子醫生，後面跟着翻譯官，兩個人低低的說了幾句什麼，醫生就到杜槐心跟前，突地把他的衣服解開，在他的左胸上打了一

針，只聽見杜槐心哎喲一聲，倒在地上亂滾，直喊：『哎喲！痛死我哪！』原來鬼子醫生給他打的是毒藥針，這種毒藥針非常厲害，一到身上，全身發痛，要打止痛針才不痛了。只是身上就從此扎下了毒根，過了三個月就要發一次，到時要是不再打止痛針，人就要痛死。山本些務頭子想出這個毒計，來逼杜槐心去破壞抗日政府，一則怕他不依，再則怕他去了不回來，便先給他打一針，心想他過了三個月，一定要來打止痛針的，那時，逃也逃不出他的手掌了。却說鬼子醫生給杜槐心打罷針，痛得杜槐心像在油鍋裏煎一樣，在地上滾個不停，直喊救命。翻譯官說：『你要不痛，就給我們做事，我們給你打止痛針！』翻譯官就把這毒藥針的緣由，一五一十的給杜槐心說明了，杜槐心一時說不上話來。翻譯官說：『毒針都打了，不做不行了，安心給皇軍工作還有賞！』正說着，山本一手拿着明晃晃的指揮刀，一手拿着一捲紅紅綠綠的鈔票來了，說：『不做，死啦死啦的！做，錢有的！噫——？』杜槐心一看這個情景，哭都沒有眼淚，不言不語的接過鈔票，就應承了。鬼子醫生便在他右胸上打了一針，果然不出一碗茶工夫，杜槐心就同好人一樣的站起來了。

第十八段 地下室特務給麻錢 山溝裏青年掉眼淚

第十七段說到杜槐心被山本逼着，答應當特務了。翻譯官便拍着他的肩膀說：「好啦！現在咱們到另一個地方談工作去吧！」說着就拿出一條大手帕，把杜槐心的眼睛蒙住，綫得緊緊的，弄得他一片黑洞洞的什麼也看不見。便問聲：「到哪裏去呀？」翻譯官塞了根布帶在他手裏，說：「牽着布帶走吧！到了就知道了！」杜槐心一聽，不敢再問，只得抓着布帶，二腳窩一脚低的跟着走了一段路。杜槐心覺得上汽車了，坐了一陣，下得汽車來，就進了一座大門。門口有人盤問了半天。進去了，又走了一節，中間又有幾處查問的。慢慢轉了一個灣，就聽見有許多人的聲音了。這時翻譯官叫了聲：「站住！」把杜槐心眼睛上的手帕去了。杜槐心睜開眼睛一看，好一個大廳，十分明亮，原來這是鬼子的訓練漢奸特務的地下室，不管白日黑夜，盡是點的大燈，照得地上像鋪了水銀一般，到處都亮晶晶的。杜槐心跟在

翻譯官後面，心中好不奇怪。慢慢走到一個地方，只見一根柱子綁了一個老百姓，身體粗壯，像個莊戶人，一個鬼子兵拿着鞭子在用力的打。旁邊站着一隻又黑又大的軍用狗，那隻狗張着嘴，伸出巴掌大的，血紅血紅的舌頭，像一隻狼一般。只見鬼子兵手裏鞭子一指，那隻狗跳起五尺來高，撲在那人的肩上，連衣服帶肉，咬了一大塊下來。那人大叫一聲，鮮血直淌。翻譯官看着，對杜槐心說：『這傢伙真頑固，叫什麼王鐵牛，我看這回他活不成了！』邊說邊走，慢慢又走過一個屋子，只見屋裏有幾個穿白衣服的鬼子醫生，帶着口罩，用手帕堵住嘴巴，在包什麼東西。杜槐心兩隻眼正盯着看，翻譯官推了他一下說：『快走，這裏不能多停，人家在搞毒藥啦；小心中毒了！』說着就匆匆忙忙的走過去了。一陣走到一間小房子裏，抬頭看來，山本和便衣隊長林起生，早坐在那裏等着了。山本拿着照像機給杜槐心照了一個相。林起生就對他說：『我給你一個麻錢。你把家搬過去了，到了何家寨子街上，靠左邊從南到北的第三家飯舖，你進去吃碗麵，只准吃一碗，吃罷把這個麻錢，悄悄的放在碗底下，飯舖的人來收碗見了，就會有人來找你的。那人叫你做啥，你就做啥！好好記住呀！我這些話非常機密，特意把你叫到地下室來說，給你照了相，留下了影。你可得好好幹呀！』說完，馬上就用手帕紮住杜槐心的眼睛，送了出來。到了鬼子司令部裏，已經是半夜了。翻

譯官弄了些酒菜，擺出來請杜槐心吃，杜槐心一則肚飢，再則衣服單薄，也想喝些酒暖暖身子；便放開肚子，大吃大喝。剛喝了十來杯酒，翻譯官一下搶了他的杯子，說：『你酒不敢喝多了，酒多了毒藥針發作，你受不了。再囑，今晚你還得趕回去；黑夜從這裏回去，沒人看見。你回去了，過三天一定搬家呀！咱們配合好啦！』說罷，馬上打發杜槐心回家去了。

却說杜槐心離了沁源城，一個人翻山過水，黑夜趕路，走了二三十里，一看四圍悄悄，沒有一點音響，冷風迎面吹來，腦子一陣一陣清醒，想起剛才的情景，好似夢中醒來一般，不由得心裏一酸，眼淚縷縷，深深嘆口氣道：『我杜槐心受的好苦！』想着想着，忍不住要哭出聲來。猛地抬頭，只見一彎慘白色的月亮，慢慢升起，從山那邊照了過來，像是有人從遠處提着燈籠一般，眼前忽然顯得一亮。杜槐心頓時全身緊張，雙手握拳，自言自語道：『我杜槐心正當年青，應當如月上昇，打退黑暗，那能出賣祖宗？……』說着從口袋裏摸林起生給他的麻錢，大叫一聲：『去你媽的！』路膊一揚，扔到山溝裏去了。

第十九段 一失足難逃特務網 去接頭走進漢奸門

第十八段說到杜槐心不想當特務，把那做暗號的麻錢拐了，往前走了一陣，又有些後悔，眼看毒針打在肉裏的，以後發作了怎麼辦呀？一想這不行，便連忙扭轉身，要返回去找麻錢，剛走了幾步，想起麻錢那麼小，怎麼個尋法呀？急得他出了一身毛汗。這真是人急跳腳，狗急跳牆，杜槐心把脚一頓，嘴裏喊了聲：「糟了！」腦子裏一急，這才記起來啦：家裏還有三四個麻錢嗎？自言自語的說：「實在逼得沒法，老子隨便拿個麻錢去，不就對了？」想着就懶洋洋的往回走，到家是第二天下午了。見了父親和老婆，灰溜溜的說：「到何家寨子，見了大舅，人家忙咧，咱住了兩天就回了。」他父親聽了說：「隔壁王三小他們七八家，都是這幾天搬，咱們跟上搬吧！」杜槐心不高興的說：「忙什麼！停一陣再說嘛！這一回跑路，身體跑累了！」家裏人見他這麼一說，瞧他面容慘白，眼窩也陷下去了，便說休息幾

天再說吧。那知到了晚上，杜槐心就不對勁了。原來他這人身體虛弱，這回給鬼子打了毒針，又受驚嚇，就有些受不住。再加上有了心病，心上不想當特務，不去又害怕。一睡着，就夢見鬼子給他來打針了，便亂喊亂叫。他這樣神魂不安，似病非病的躲在家裏，一直沒有好過來。眼看跟鬼子約的三天搬家，早就過了期了，他也打算這麼拖了下去。那知這一天忽然外面來了一個人，穿的舊長褂，長的三角眼，留的小山羊鬍。杜槐心一見，認得是村上算命的朱先生，便招呼說：「朱先生忙呀！」那人說：「一個姓林的捎來一封信咧，叫我當面交給你。」說着就交過來一封信。杜槐心拆開一看，信裏包了一顆子彈，嚇得全身發顫，嘴唇發紫。原來這是林起生捎來的信，問他爲什麼過了三天還不搬家，寫明見信後再不搬家，就要小心這顆子彈。杜槐心看着信，瞞了朱先生一眼，害怕的說：「麻煩朱先生！回林先生信時，說我明天就搬呀！」測字的先生聽了，點頭，把眼一斜，捏了捏鬚子，起身就走，杜槐心在後面跟着，送他，兩個人在門口又說了什麼，那個朱先生才走了。杜槐心望他的背影，暗裏叫苦。看這情形，在鬼子佔的地方，漢奸特務是左右不離，不走不行了，便嘆了一口氣，心裏連喊三聲：「罷！罷！罷！」趕回來就叫家裏人收拾衣服家俱，扯謊說，剛才徐大舅來了信咧，叫明天就搬。家裏人信以爲真，第二天就搬了。

却說杜槐心一家四口，牽驢挑担，吃乾糧，喝冷風，日夜趕路，搬到何家寨子。到的時候天快黑了，徐文漢一家大小見他們來了非常高興，就和麵蒸饅，殺羊吃肉，給他們吃好，安頓得在一地住下。一到晚上，便說：『你們跑了路了，早些休息吧！』杜槐心他父親和老婆，走路乏了，一睡下就呼呼的打鼾。只有杜槐心掛記明天要去找那漢好飯舖，心裏胆怯，覺得這是提着自己腦袋要割，不去又不行呀，想着想着，生氣的把鞋一扔，和着衣服睡下，一晚都沒有睡好。天剛麻麻亮就起來了，吃過早飯，他一個人帶着麻錢，走上街去。他從南朝北走，眼睛盯着左邊，走着數着，數到第三家，果然有一個飯舖，招牌上寫了三個白字：『得勝館』，裏面擺了幾張油漆桌椅，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杜槐心一看，心想大概就是這家了，便大着胆子走了進去，揀了一個靠裏的桌子坐下。這時跑堂的過來問：『老鄉！你吃什麼？』杜槐心臉上有些發紅，說：『吃麵！來碗麵吧！』跑堂的聽着，一陣端了熱騰騰的麵上來。杜槐心一邊吃，一邊用眼珠子溜那跑堂的，那個跑堂的人在用眼盯他。杜槐心就趕快把麵吃了，手顫抖抖的把它捏着的麻錢，扣在碗底下，叫了聲：『喂！算賬！』跑堂的走上來，把碗收了，把麻錢也收了。

第二十段 小漢奸暗發歸順票 何老漢搬家信謠言

第十九段說到杜槐心到得勝館裏，用麻錢和漢奸接頭。一陣，裏面走出一個四十來歲，咬着旱煙管的人，把他叫到後面。杜槐心想，大概就是這人指揮我了，便跟着他走到後面一間小屋子裏坐定。那個人從懷裏掏出張照片，對着杜槐心的臉看了一遍，把麻錢又看了看，忽地把桌子一拍，吼了一聲：「來人！把這狗日的漢奸，送到抗日政府裏去！」杜槐心一聽這話，好像半空中一聲雷響，嚇得面如土色，兩腳一軟就跪在地上了，直喊：「哎呀呀！」說不成話。那個人見了，嘆喏一聲，忍不住笑出聲來說：「快起來，我趙八爺試試你的胆量咧！看你怕成這個樣子！」說着把他拉了起來，心想這人比老鼠還不如，也就不敢給他什麼大任務，便悄悄的說：「你來了很好，以後常來找我。你回去求你大舅，在抗日政府裏，給你謀個職位，聽了什麼消息，常來報告就對了。做一個時期再說吧。」便這麼三言兩語，把

杜槐心打發走了。不說杜槐心以後在抗日政府裏當了文書，報告了一些消息；却說何家寨子自從洋鐵桶隊伍紮在這裏以來，地方上生產建設樣樣鬧得熱火朝天，人人吃飽穿暖，好不快活。只有鎮子南邊，一個種地的何老漢，他家搬到何家寨子才幾個月，他老家離沁源城五里，那邊丟下一些地，還有兩條牛給鬼子拉了。他老是放心不下，一想起明年春上種地，少不了牛咧，腳底下像擦油了，就想溜回去看看，他兒子對他兜着說：「你不要老命咧！一過去鬼子就把你殺了！」何老漢聽了，嘆着氣，說：「何家寨子好是好咧！沒牛不行囉！」就這樣，何老漢常抱着旱烟桿不說話。這一天，何老漢在門口見了一個從鄉下來的算命先生，穿的長衫，長的三角眼，留的山羊鬍，手裏拿了一對卦過來了。那人走上來對他說：「老人家！我看你臉上三分不明，七分發黑，快出門逃災吧！」何老漢聽了，吃了一驚說：「哎！那快給我算個命看！」說着把那人找了進來，說了自己的八字，又報了一個時辰，那個人就瞪着小眼珠，嘴裏慢慢的唸着什麼，在地上打了三卦，才說：「老人家！不出七天，災禍必來，卦上說走東北方能逃災脫難！日從東起，紅光照地，大吉大利！」何老漢有點担心的說：「哎呀！東北方，那是鬼子佔的地方囉！我敢去？」那個人點着頭，看了一看周圍，便說：「那有什麼不敢去，鬼子現在不殺人了。」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個小包，取出一張綠綠的票子

，在何老漢眼前亮了一下，說：『日本人發了這種「歸順票」；誰拿着去，就不殺，還給發牛種地咧！我從那裏來，親眼看見，去了好多人！』何老漢聽了，一心要買那張「歸順票」，那人說：『還買什麼，算命一個，隨送一張，一共兩百元！』何老漢忙說：『不多！』給了他兩百元，那人便走了。原來這人就是給林起生捐信的朱先生，他這個漢奸，特意來造謠的，想把老百姓嚇得都不敢在這裏住下。何老漢不知實情，把「歸順票」悄悄地藏在懷裏，等兒子回來商議。老子要回老家去，兒子不肯去。第二天，忽然傳來風聲了，說什麼何家寨子區住不成了，大害災要來了，明年割麥不用錢，娶婆姨不花錢，後年路上銀錢無人檢，人都要死完。這樣一傳開，市鎮上暗地裏「歸順票」也多起來了，弄得人心不安，都想搬走。何老漢聽了這些話，再加上想老家田產的心切，便趁着黑夜搬走，叫媳婦趕快從井裏打水做飯。一家把飯吃了，正要起身，忽然全家人東西倒，口流唾涎，說不出話來。

第二十一段 利用中毒漢奸來鼓動 政府解釋開會定

人心

第二十段說到何老漢一家，聽了漢奸謠言，要搬到鬼子佔的地方去。剛吃了飯要走，忽然一家大小口吐唾沫，只見天旋地轉，動彈不得，都倒在地上了。正碰着隔壁磨坊裏的老秦，過來要麵錢咧，推開門，嚇得倒退了好幾步。看見何家的人眼睛睜得大大的，東倒一個，西倒一個，看情形是害了急症，趕忙到洋鐵桶隊伍上去請醫官。在半路上碰到了得勝館裏的趙八爺，把這情形給他說了，趙八爺連忙搖着頭說：「這是神神降的災哪！你沒聽說，過幾天還要死光咧！請醫官頂個甚？」老秦一聽也有些拿不住了，便說：「不能光看着麼？還是去請，盡盡心，也是好的！」這時街坊上左鄰右舍，一聽說老何全家人都病倒了，都出來看，圍得人密密麻麻的。一陣，老秦帶着醫官跑來了。那個大個子醫官，把帽子拿在手裏，頭上冒着熱氣，從人縫中擠了進來，趕緊動手醫治，一句話也不說的，給何老漢全家人都打

了一針，病人才慢慢伸腿動胳膊的活過來了。醫官便忙叫把病人抬到床上去休養。老百姓見了，都打問：「這家人怎搞的咧！」醫官說：「看病症是中了毒，不知道吃了什麼？」正說着，外頭跑進來一個人，上氣不接下氣的，老遠就喊：「醫官，醫官在那裏？」仔細一問，原來是東邊街上又病倒了幾家，就跟這一模一樣，叫醫官快去。醫官一聽，揹起藥包就跑了，老百姓見了這個情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給怔住了。只有趙八爺自言自語的說：「唉！這怎麼搞的噯！我看何家寨子住不成了！你說中了毒，不能全中毒麼？……這醫官懂得個毛！還是算命的說的準，神神降災咧！過三天還更危險！」有些胆小的聽了，嚇得直嘆氣，悄悄的打問旁邊人說：「那怎麼辦！只有搬了？」旁邊人拿不出主意，只說：「呵！怕只有搬了！聽說有「歸順票」就能到鬼子地方去種地麼！」這一傳開，就有幾十家打算搬了，街上也亂起來了。區政府的人出來，挨家挨戶的解釋，大家聽了，當面不說什麼，心裏可迷糊得厲害。正在這時候，徐區長派了一個人打着鑼，飛快的在街上跑着喊：「開會囉！全體男女都到戲台那邊開會囉！」大家一聽，知道出了緊急事了，都一窩蜂的跑到戲台那邊，只見洋鐵桶和徐老區長，還有一個紫羊肚子手巾的老百姓，站在台上，台下早圍滿了人，士兵們正在叫大家不要吵。過了一陣，台上宣佈開會了，徐老區長給大家說：「各位老鄉！咱們

何家寨子有壞人在散佈謠言，政府解釋還有人不信，現在叫賣蒸饅的胡小四給大家說吧！」說着就把胡小四請到台前。大家都瞪着眼，悄悄的聽着，不知道又出了什麼事了。胡小四說一句咳一下嗽，他還沒在這麼多人面前說過話咧，連兩隻手也不知道放在那裏好，結結巴巴的說他這回上了大當，拿了漢奸的「歸順票」，回到沁源城裏，鬼子把他一家大小都扣了，把他老父親和他拉去修碉堡，家裏不叫留一個男人。他把脚一頓，說：「我修了兩天碉堡，鬼子只給咱喝了一頓稀飯，儘叫咱給他當牛馬，什麼給牛種地全是假的！我趁着黑夜逃回來，冒好大的危險。你們可再不要輕信漢奸特務的話啦！不要搬過去了！在何家寨子住着，好好打日本！」胡小四說完，洋鐵桶馬上走出來講話，他兩手插腰，一字一句的說：「老鄉們！不要怕，不要撥家了！有我們抗日隊伍，抗日政府在這裏。什麼也不怕！再不要聽漢奸的謠言，胡小四就是上了當的一個。漢奸說三天不撥，人都要死光，那是漢奸在咱們吃水井裏丟了毒藥！從今天起。咱們派人看守井子，漢奸就丟不成毒藥了。咱們團結起來自衛！」洋鐵桶一說完，台下的人接着就喊起口號來了：「肅清漢奸特務！」「咱們團結起來，不聽漢奸謠言，誓死保衛何家寨子！」這真是人人氣憤，個個齊心，大家馬上就組織起來了。只有得勝館的趙八爺，沒等開會完就走了。到了晚上，他把杜槐心找來，給了他一個洋火盒子。

第二十二段 洋火盒裏裝子彈 喬芝芳女色迷人

第二十一段說到漢奸趙八爺，晚上把杜槐心找到得勝館，給了他一個洋火盒子。杜槐心接過來打開一看，裏面裝了一顆很小的子彈，便問道：『子彈給我做什麼啦？』趙八爺板着面孔，說：『你拿着嘛！後天晚上洋鐵桶他們不是在司令部禮堂裏開會嗎？』杜槐心說：『嗯！』趙八爺就緊接着說：『那你把這洋火盒子，今天晚上放到你們茅廁左邊牆角裏，用碎土蓋上。限你今天晚上就要放好！我另外派人去拿！』說着就叫杜槐心趕快回去。他自己提着一盞馬燈出來，到西街喬芝芳家裏去了。這個姓喬的，原是沁源城的土姨，化裝難民逃來何家寨子。半個月前趙八爺給了她十萬元，叫她勾引洋鐵桶下面的戰士當漢奸。她利用洗衣服，補衣服，跟司令部的戰士去接近。慢慢洋鐵桶的勤務員白士正，被喬芝芳勾搭上了。趙八爺暗地裏給喬芝芳捎話說：『好好跟那姓白的小子搞吧！關係搞好了，事情就辦成了！』

喬芝芳聽了便特別對白士正好。看看時機成熟了，馬上派人告訴趙八爺，叫晚上去。這一天，趙八爺得了信，趕到喬之芳家裏來了，悄悄的把院子門推開，把馬燈捻小，先溜到窗口。從窗縫往裏一看，燈光下，喬芝芳的臉正對着窻子。只見她額上有個圓的發紫的火罐印，像一個銅錢一樣；嘴上擦得紅紅的；手裏扭着一塊綠綢子手巾；穿的花褲子。她坐在白士正的懷裏，雙手抱着白士正的頸子，嘻皮笑臉的說：「今晚在這兒睡吧！」白士正低低的說了聲：「可不敢給警察隊長知道了，他一知道就不得了！」喬芝芳聽了，一口氣把燈吹熄，說：「怕什麼！咱倆回沁源城去，不吃他這份糧，不就對了！」白士正說：「好是好呀，沒有辦法去嘛！」這時趙八爺在外邊看得真切，聽得明白，提着馬燈轉過來，一脚把房門踢開。撲通一聲，嚇得白士正光着屁股從炕上跳下來，還沒看清是誰，趙八爺就把他抓得死死的，打了他一個巴掌罵道：「好狗日的！你幹得好事！走！到司令部去！」臊得白士正只恨沒有一個地洞鑽進去，嘴裏央告說：「不要喊！不要喊！司令部知道了我沒命哪！千萬不要說出去了！」趙八爺却裝着不答應，半天不說話。喬芝芳也央告了一頓。他才說：「好！你要答應我一件事，我就不報告你！」白士正連忙拉着趙八爺說：「行！只要不報告，一千件事都行！」趙八爺見了，就把暗殺洋鐵桶，叫他到司令部茅廁裏去取那個洋火盒子的事，原原委委的對

他說了。說罷，叮囑說：『你把洋鐵桶打死了，給你二十萬元，還叫你領着喬芝芳到沁源結婚去！你要不答應，馬上就去報告，你就活不成了！』白士正從僞軍反正過來不久，一聽這話，心就動了。金錢美女使得他舊性復發，這就叫做中了趙八爺的『美人計』。只聽見他說：『你們對我這麼好，殺洋鐵桶那不容易，我還少了子彈？一定要茅廁洋火盒裏的那顆？』趙八爺說：『嗨！你不曉得，那顆子彈是上了毒藥的，就是沒有打到要命的地方，那子彈一見血，毒就周身流轉，也包叫他三天就死！你拿上那顆打吧！』說着又給了他五萬元，跟他約好，叫他晚上打了槍，就裝着抓人，自己先喊叫，邊叫邊跑，趕快到這裏來，一同逃跑。這樣說好了，白士正怕回去太遲，被人發覺，便急急忙忙的走了出來。剛走出喬芝芳家的大門，忽然覺得後面有脚步声，回頭一看，一個影子閃了過去，他便趕忙繞小路回司令部去，剛繞進一條小街，前面又一個黑影子橫了過去。

第二十三段 白士正做賊心虛 洋鐵桶黑夜遇害

第二十二段說到白士正從土娼喬芝芳家出來，準備回司令部茅廁裏取那顆子彈，暗殺洋鐵桶。走在路上，忽然覺得後面有人跟着，回頭一看，有個黑影過去了，趕忙繞小路走，前面又一個黑影閃過去了。白士正心裏有些猜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便急急忙忙從司令部的後門溜了回來。這時正是睡覺的時候，司令部跟往常一樣靜悄悄的。白士正回到自己房裏，把趙八爺給他的五萬元，塞在枕頭底下。剛拿起碗喝開水，警衛班長在外邊叫：『白士正！』白士正還沒來得及答『有』，警衛班長早就衝到房子裏來了，瞪着兩隻銅元大的眼睛，劈頭就問：『你跑到那裏去來？』這一問，直像一瓢冷水潑在頭上，嚇得白士正臉都變白了，嘴裏吱吱唔唔的說：『我沒有到那裏去呀！』『嗨！』警衛班長一聽冒火了，把袖子掀起，伸手要打人了。白士正往後退了一步，知道瞞不過，扯了個謊說：『我！我到街上買了些吃的

，才回來。』警衛班長還沒等他說完把手一舉，要想打，但是又沒有打，用手指着，狠狠的罵道：『哼！你媽的！怕老子還不知道放哨的老百姓早給我報告了，你在外頭亂跑也不給我請假！噫！一點紀律都不要了！成了什麼樣子了！明天一早就要開會，說給大家聽聽看！』說着，氣沖沖的把脚一頓，邊走邊說：『今晚遲了，開不成會了，晚上你自己好好想想，把枕頭墊高一點！』說完就走了。白士正一直望着警衛班長的背影不見了，才醒過來似的，一屁股坐在櫥子上，兩手抱着頭，心裏亂得厲害。警衛班長說的話，老在他的耳朵邊響，心想：『剛從喬芝芳家出來就有黑影跟着，莫非有人把我們的話也偷聽去了？……一定是老百姓發現了，來給他們報告的。明早一開會，說我暗殺洋鐵桶，就把我綁起來，還活得了？……』想着想着，越想越怕，在屋子裏轉來轉去，忽地把牙齒一咬，心一橫，低低的說：『哼！老子先幹了你，能跑就跑，跑不了，反正是死呀！』想着就把枕頭下的五萬元拿出來，包成一個小包，塞在胸前，掛上槍，準備到茅廁裏取那顆有毒的子彈，把洋鐵桶打了就逃跑。便趕忙把要帶走的東西收拾妥當，悄悄溜到茅廁門口。剛踏進去一個脚，突然看見裏面地上擺了一盞馬燈，警衛班長正躡在茅廁裏拉屎，嚇得他要退出來也不及了。因為警衛班長看見他了，只得硬着頭皮進去，也裝着拉屎的樣子。蹲了下去，屎也拉不出來，慌慌張張的往茅廁

左邊牆角裏望了幾眼，又怕被人看出來，正難受的時候，幸好警衛班長拉完站起來要走了，把燈留給白士正說：『你拉完屎，把燈給我帶回來呀！』白士正應了一聲，等警衛班長走了，趕忙站起來，跑到外邊看了一眼，黑漆漆的一個人也沒有，便急急忙忙的返回來，用手把左邊牆角的碎土爬開，果然一個洋火盒子露出來了。打開來看，真是一顆小小子彈，拿了便往衣袋裏塞。轉過身出來，把馬燈吹熄，一個人就溜到洋鐵桶的窰洞院子裏來了。只見洋鐵桶的窰裏點着燈，明晃晃的，窗紙上還映着一個人影子，却聽不見說話的聲音。白士正把槍拿出來，輕輕的把那顆有毒的子彈上了進去，把槍拿在手裏，墊起腳跟，走幾步又回過頭來東張西望，直往洋鐵桶的窗前去，緊張得手心裏都出了熱汗了，看看快到跟前的時候，只聽見窰裏洋鐵桶問：『外頭誰呀？』嚇得白士正低低的應了聲說：『我！』硬趕忙從窗紙破爛的地方，往裏望了一眼，只見洋鐵桶正從靠窗的辦公桌前站起，把手裏的毛筆一丟，抬起頭來。說時遲，那時快，白士正看的明白，手一提，牽着洋鐵桶『叭』的一槍，只聽見啾啾一聲。

第二十四段 醫生開刀救急 漢奸再設陰謀

第二十三段說到白士正暗殺洋鐵桶，黑夜溜到窗外，朝着洋鐵桶猛地打了一槍，只聽見哎喲一聲。白士正抬起頭往窗裏一看，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洋鐵桶罵了聲：「好小子！」

剎把胳膊一揚，一顆子彈打在白士正的臉上，從左頰斜穿了過去，打得白士正連哎喲也沒喊出來，馬上栽倒在地上了。原來洋鐵桶在問外面是誰的時候，覺得那人回答的聲音顫抖抖，脚步聲音也不對勁，正摸着口袋裏手槍站起來，只聽見槍一響，窗外一個影子晃了過去，洋鐵桶就手起一槍打去。頓時整個司令部裏就鬧滾了鍋，脚步聲叫喊聲混在一團，睡下的摸件衣就跳起來，沒睡的趕忙跑出來，聽說是有人暗殺吳司令，都湧到洋鐵桶寢洞裏來了。一看，張指導員和警官早在屋子裏，洋鐵桶躺在床上，衣服解開。只見他臉上濺得有不少血水，左肩上打去了一塊肉，眼睛睜得大大的，見了大家還說：「你們快睡覺去，我沒有什麼，我

不要緊咧！」這時醫官檢查傷口完了，馬上對洋鐵桶說：「吳司令要開刀咧！打你的子彈上面有毒藥，把傷口四圍的肉都燒黑了，馬上要開刀，護士員快去取手術刀去！」說着那些穿白衣帶口罩的護士們，就東跑西跑的忙起來了。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不焦急，都悄悄地在旁邊看着。只見洋鐵桶一會臉色就變了，牙齒咬得嘶嘶的響。醫官急得不時的搓着手，趕忙說：「快！再派人去催拿手術刀，時間過久了，毒性流轉全身，怕就不好救了。」大家一聽這話，馬上就有三四個人不要命的跑了出去，正鬧着警衛班長跑進來，直喊：「指導員！凶手尋到了！就是白士正那狗日的嘍！咱們在這窗外發現一灘血，照着血跡找，看見他躲在院子門口左邊牆角裏咧！給咱們綁起來了，拿去槍打了吧？」指導員還沒回話，大家就吼起來喊：「還問什麼，拿去槍打了就對了，死了還便宜了他咧！」這時洋鐵桶在床上，睜開眼睛搶着說：「慢點！張指導員，你不要留在這裏管我，我不要緊。你快出去，誰也不能把白士正殺了！好好看管，趕快找醫生給他治傷，一切問題傷好了再說呀！……」張指導員聽了，點了點頭，大家在旁邊都咂着嘴吧說：「啣！看咱們吳司令！人心地多好啊！自己傷這麼重，還操心着別人。噫！心地太善了！」正讚嘆着，拿手術刀的回來了，醫官也把閒人都叫了出去，準備開刀，大家也就退出來睡去了。到了第二天，張指導員馬上召集幾個負責幹部

開緊急會議，加強偵察，要把這個暗殺案子搞出來，便告訴大家，誰也不准把白士正暗殺洋鐵桶的消息傳出去，又把李四哥叫到跟前，兩人咬了一陣耳朵，便派人去偵察去。却說漢奸趙八爺和喬芝芳那一天把白士正打發回來，要他暗殺洋鐵桶，第二天早上杜槐心便匆匆忙忙跑來報告說：『洋鐵桶給打傷了！白士正也給打傷了！白士正還傷得厲害咧！』趙八爺一聽這話，驚得半天說不上話來，頓着腳說：『糟了！這傢伙爲什麼不到時候就動手！你看！如今什麼都搞不成啦！簡直是，毛手毛腳的辦不成事……』說着說着，他不停的捏着鬍子，一會又把瓜皮帽摘下來，摸着他那發亮的光頭，想不出辦法來。杜槐心見了，耐不住的說：『快！我不能久停咧！人家管得可嚴啦！』趙八爺這時才一字一句的說：『你這消息報告的好，咧！現在情況急了，林隊長還沒來，只有要你走一趟了。明天趕快回沁源城去報告，說洋鐵桶受傷了，趁這個機會，叫皇軍趕快派隊伍來消滅這班傢伙！』杜槐心說：『哎呀！那我不能去嘛！我在政府裏工作的，這個時候還能脫身咧？』趙八爺說：『還是你去！再找不到旁的人了，你完成了這項任務，給你十萬元！』杜槐心聽了，三心打二心的決不定，嘴裏咕嚕嚕的說：『還是找別人去的好！……』話還沒說完咧，趙八爺在他身上一拍說：『不要說了！我還沒對你講咧！你到這裏來快滿三個月了，你還不順便回去打解毒針？你要不去，

你自己毒一發作，那不自看着死，噫！你把這個忘啦！」這一提醒，杜槐心頓時眉眼變色，頭上直淌汗水。

第二十五段 害怕破案黑夜逃跑 大胆生火山上烘衣

第二十四段說到趙八爺逼迫杜槐心回沁源報告，要日本鬼子趁着洋鐵桶受傷的機會，來攻打何家寨子。杜槐心想起毒針打在身，眼看快滿三個月了，不回去打解毒針，也是沒有辦法；回去嘔，又不得脫身。想着，從得勝館回來，見飯不吃，見水不沾，半瘋半顛的，盤算自己快死的人了。到了晚上，見他大舅回來說：『暗殺洋鐵桶的白士正，還不說實話咧。他說那顆有毒的子彈是在司令部廁所裏拿的，這不是說鬼話？誰信他的？問他誰叫他暗殺的，他又不說。』杜槐心一聽這話，在一旁不敢做聲，活像熱鍋上的螞蟻坐臥不安。到了半夜，心想不跑不行了，再不逃跑案子破了就活不成啦！便措了一條毯子，悄悄地溜了出來。這時天上幾顆星星一閃一閃的，一片模糊，杜槐心對這地帶倒十分熟悉，只怕被放哨的捉住，便翻高山鑽稍溝。到了半夜，算是離何家寨子有二十里，眼看再過二三里就到鬼子佔的地方

了，杜槐心便大胆起來，從山上下溝底來，準備從大路溜了過去，便把毯子擱在肩上，搖搖晃晃的直往大路上奔來。剛走上大路口，只聽見大路上傳過來一陣說話的聲音，還有人在擦火柴抽煙，杜槐心一想有放哨的了，掉過頭就往稍溝裏鑽。馬上後面狗咬起來了，人也喊起來了，嚇得杜槐心真像長了翅膀一樣，不要命的跑。一直跑了好久，後面那叫喊聲慢慢聽不見了，他才停了下來，胸口跳得嘖嘖通的直喘氣。四圍一看，也不知道跑到那裏來了，便爬到山頂，從高處打望，看了半天，方向看出來了，喜得把脚一頓，自言自語的說：「他媽的！離沁源城不到一里多路了，這就是高家坡嘛！老子還怕什麼？」說着，就在山腰上一塊大石板上歇了下來。頓時覺得全身筋骨酸痛，十分疲倦，冷風吹來抖擻不住，一摸身上的衣服，全被夜晚的露水打得透濕的了。想下山去找老百姓換衣服取火，又怕半夜叫不開門。正猶豫着，記起身上還有火柴，連忙拿出幾根，找了一些乾柴，生起大火，把濕衣服脫下，披上毯子，慢慢烘烤。烘着烘着，身上倒還暖和，這時突然背後一陣脚步聲，衝上來四個大漢，把抓住杜槐心說：「幹什麼的？」嚇得杜槐心爬在地上，直喊：「老百姓！我是老百姓！」那幾個人說：「那裏的老百姓？」這時杜槐心才定下神來，抬頭一看，只見這四個人穿的都是黑色軍服，揹的一色短槍，看他這打扮就知道是沁源城偽保安隊下的，杜槐心看的明白，

嘆聲一聲，笑着說：『噫！一家人，我是沁源城林起生便衣隊上的，剛從何家寨子溜了過來，給皇軍報告重要消息的咧！』四個人聽了，點了點頭，其中有一個像是當班長的，出來問：『你報告什麼消息啦？』杜槐心說：『噫，說給你們也不要緊，就是洋鐵桶給打傷了，叫皇軍派人去消滅那班傢伙。』說着便把白士正暗殺洋鐵桶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說了，最後還說：『你們不信，帶我到沁源城裏去就知道了！我正要到城裏去咧！』那個班長笑着說：『噫！那裏話嘛！自家人嘛！咱們一塊回沁源城就對了。你一路也辛苦了吧？來，上山坡找家老百姓，弄些吃的喝的，把身子暖了再一塊走吧！』杜槐心一聽這話，喜得嘴也合不攏，趕忙把衣服穿上，把火爐了，跟着這四個人奔下山來，走進一座莊院。那個班長來到一家門口，悄悄的喊：『老張！老張！開門來！』裏面一個四十來歲的人，不耐煩的問：『誰呀？半夜裏不開門囉！』班長忙說：『我啲！六班的！』裏面一聽這話，聲音馬上變了，忙說『呵！你們來啲！等一等呀！』一陣門就開了，一個提紙燈籠的把他們迎了進去。只見那個班長在老張的耳朵邊，咕嚕了幾句，老張便突地拿出一條繩子，一下把杜槐心綁住。這四個僞軍抓脚的抓脚，網手的細手，還有人用一大團棉花把杜槐心的嘴塞得緊緊的，弄得杜槐心眼瞪口呆，動彈不得，不知道怎麼回事：

第二十六段 當偽軍暗地抗日 抓漢奸捨命跳崖

第二十五段說到杜槐心被那四個偽保安隊的巡查綁起，嘴裏塞上棉花，說不能說，動不能動，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只見那個班長指着他的鼻尖罵：「好小子！落在咱們手裏了！還想去報告消息咧，讓日本人的溝子咧！別做夢啦！」說着，馬上叫那姓張的老百姓過來，對他說：「你把這個人送到馬莊抗日政府的哨站上去！你對他們說，這個傢伙是沁源城林起生便衣隊上的特務，知道洋鐵桶受了傷，過來報告日本人，叫派兵去打何家寨子的，在半路上給咱們抓了，特意送過來。你給他們說明白呀！咱六班這四個人，雖然給日本人幹事，當了偽保安隊，可是聽了八路軍的「喊話」，咱們有了良心，外面是黑的，心裏可還紅着咧！他們叫咱多做好事，這一回該是件大好事啦！要他們給咱記上賬呀！你是知道咱四個人的名字的，喏，這件事可不敢忘啦！」那個姓張的老百姓聽了笑嘻嘻的說：「對：咱們都是

革命的兩面派嘛！表面應付鬼子，骨子裏是抗日的！這點我說得明白咧！」說着就把杜槐心帶走了。杜槐心一看這個情景，急得嘴裏啞啞的叫，額上盡是豆顆大的汗珠，沒有辦法也得跟着走。却說老張帶着杜槐心往馬莊趕來，一路上杜槐心故意慢吞吞的走碎步，急得老張直罵：「快走！想挨到天亮，你日本祖宗來救你呀？」正罵着，不提防杜槐心用力一擺，把繩子擺脫，直往路邊一丈多高的石崖下跳去。老張一見，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拚命的跟着撲了過去，嘴裏喊聲：「跑到天上，老子也要抓你！」真是忠心為革命，氣力大無窮，老張跳了下去，一把抓住杜槐心死死不放，正像老鷹抓鷄，動彈不得，直把杜槐心抱了上來。這時杜槐心嘴裏的棉花早掉出來了，嘖嘖哇哇的央告說：「老鄉！把我放了，給你一萬元！回去說我跑了，那不就對了！落得個順水推舟，你做做好事嘛！……」老張却裝着沒有聽見的，一句話也不說，拖着杜槐心就走。這樣兩個人拖拖拉拉，趕雞叫的時候就到馬莊了。哨站上的人一見這兩個人手上臉上都是污血，嚇了一大跳，問是幹什麼的。老張便把偽保安隊搜山的原原委委，和路上既虛的事情，詳詳細細的說了。大家一聽好不佩服，馬上打水給老張洗臉，割肉熱酒，招待老張吃飯。老張那裏肯吃，推却說：「捉拿漢奸是咱老百姓的責任嘛！再則回去遲了怕壞人知道！」哨站的人說：「呃，無論如何飯要吃！吃了飯還要請你到何家

寨子，開大會獎勵你咧！」老張說：「那萬不能！我還受得起獎！」說着拔起腿就跑回去了。哨站上的人追了一陣沒追上，回來都話不離嘴的稱讚說：「唉！好人！世上到底還是好人多啊！」說着把杜槐心押倒何家寨子。張指導員見了，過來把他的綑綁解開，對杜槐心一句粗話也不說，招待他吃飯。杜槐心怎樣也想不到有這樣好，羞得把頭低着，只說：「我犯了砍頭的罪了，你們把我殺了吧！」張指導員說：「噫！只要你把你被特務勾引，逼迫的經過說出來，不但不殺你，還當你過去一樣，留在政府裏工作咧！」正說着，忽然門外邊哭哭啼啼的來了一羣人，原來是徐老區長帶着杜槐心的父母親來了，一進門見了杜槐心又哭又罵，說：「該刀剝的！你把咱們家幾輩子人都丟盡了！……」指導員連忙勸止說：「老人家，不要動氣，看情形他也是逼着才幹的！只要他全盤托出自己做的壞事，重新改過，咱們對他還是一樣，留他工作咧。」杜槐心父親聽了，說：「唉！政府的心腸太好了！杜槐心，你給老子全說出來，瞞了一個字，你休想見我！老子不認你做兒子了！」杜槐心聽了這話，前後思想，不由得就哭起來了。

第二十七段 杜槐心坦白得救 李四哥半夜抓人

第二十六段說到杜槐心聽了他父親的話，不由得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張指導員馬上安排他到另一個屋子裏去休息，派一個人專門招呼他。到了天黑的時候，杜槐心突地要筆要墨，寫了一封信給指導員把被害的經過情形都說了。指導員看了那封信，馬上把杜槐心找來，對他說：『你不要離過啦，你放心，你身上打了毒針，我馬上找醫官來，你要是早說了，早給你想法了！』說着叫通訊員趕緊把醫官請來，不一陣醫官提了藥箱趕來了，在杜槐心身上抽了些血，又在杜槐心胳膊上打了幾針，最後安慰他說：『回去好好睡吧！我們明天驗了血，知道了了什麼毒，我們總有辦法的！』就這樣醫官回去了，杜槐心也走了。張指導員一個人在屋子裏慢慢走着，過了幾袋烟工夫，他們把李四哥叫了過來，劈頭就說：『杜槐心他寫了一些材料，跟白土正說的差不多，得勝館趙八爺一定是個壞傢伙了。我看現在就可以抓起

來！」李四哥說：「那傢伙早就該抓，後街那個姓喬的女人，也是他一夥的！」張指導員把拳頭往桌上一敲，說：「那就一起抓來嘛！壞傢伙不能叫跑了一個，多帶幾個戰士去，布置周密一些，嗯，這事你馬上就去辦吧！」李四哥把腰上皮帶勒緊了一下，應了一聲好，飛跑出去了。他跑到營房裏，揀出十六個精悍戰士，悄悄地對他們說：「現在天剛黑不久，上級叫咱們去抓得勝館的漢奸頭子趙八爺，和他的兩個伙計，還要抓後街那個姓喬的女人，一共是四個人，小心他們有武器啊！現在就這麼辦吧！」說着，就在一班長的耳朵邊，咕咕嚕嚕的說了一陣。一班長帶了五個戰士，拿的長槍手榴彈，就走了。李四哥自己咧，同六個大漢，把軍衣脫了，穿上一色的老百姓衣服，腰裏都藏的新式短槍，還吆了兩頭驢，馱的空口袋。一切拾掇停當，就對一班副說：「這裏只留下你們四個了，就由你帶着去抓那喬家女人吧，我們到得勝館去了。」戰士們一聽，把槍拉得嘩嘩的響，真像出發打鬼子一樣，高興得臉都發燒了。却說李四哥他們七個人，拉着驢，快到得勝館門口的時候，只見一個黑影閃了過去，手裏拿着白手巾揚了一下。李四哥心裏好不高興，知道一班長帶的人，在這屋前屋後的路口把守好了，那一下揚白手巾，就是說得勝館裏沒有動靜，也沒人出進。李四哥知道了，便帶着這六個人，走近門口，從門縫裏低聲低氣的喊：「掌櫃！開門來！」這時屋裏面的

人還沒睡，燈光明亮亮的，在問：『誰呀？做什麼的？』李四哥說：『過路的老百姓呵！肚飢咧，買些吃的。』裏面說：『現在還買什麼呵！……』一邊說一邊把門拉開一條縫，探出一個頭來看，見是老百姓，還牽着牲口，便添了一句說：『餅子，饅頭，都賣光了！』李四哥帶了人，一邊往裏走，一邊說：『老鄉，多少賣一些嘍。做幾片麵吃了，咱們好趕路嘛。多給你一些錢！……』那伙計一聽這話，正猶疑着，李四哥早進去了。四面一望，只見兩個伙計都在場了，還有一間小房子，回過頭去，一看自家人都進到屋裏來了，說時遲，那時快，從胸前摸出短槍，對着伙計喊：『不准動！掌櫃在哪裏？』弟兄們見李四哥動手了，也都掏出槍來，用繩子把這兩個伙計綁定，嚇得這兩個伙計啞啞的叫，直嚷：『咱們沒犯罪呀！爲什麼……』李四哥馬上吼着說：『再做聲把你打了！』說着，就叫人搜趙八爺。那兩個伙計，也不敢再喊了，乖乖的站着。一陣，戰士們急得頓腳的跑過來說：『哎呀！這才怪呀！趙八爺那狗日不見嘍！』李四哥說：『呃——！白天還在嘍，那還能跑了！快搜！』說着自己就跑過去了。

第二十八段 假裝挑水被抓定 故意送信去報仇

第二十七段說李四哥黑夜帶了人去抓漢奸趙八爺，到了得勝館，却找不着趙八爺。李四哥連忙跑到他睡的房子裏去，看見鋪的被子亂捲成一團，用手一摸，還有熱氣，驚得喊了起來說：『跑啦！還跑得不遠！咱們快去追吧！』話還沒有說了咧，把守後門的一班長，扭着一個人上來了。李四哥抬頭一看，那人穿的黑襖白褲，低着頭兩眼往上翻咧！牙齒咯咯的響，像吃豆子咧！兩腿提不起，像癱了咧！一眼認出就是趙八爺。一班長在旁邊又笑又氣的說：『他媽的！我在後門守着，他裝着挑水的，挑了一副水桶出來了。我說幹什麼的？他還兇咧！呃——現在爲什麼不兇啦？怕成這個死樣！』說着，用指頭對着趙八爺的鼻尖指了一下。李四哥說：『好好的細着他到司令部去，他家的財產，不讓別人亂拿，收拾起來保管着！』衆人一聽，就七手八腳的收拾東西。只有李四哥一個人，特別仔細，四處搜查，（譯文）還

大箱小箱，底底都翻了天。突地在炕頭的烟筒裏掏出一個罐子，拿出來一看，裏面放着一支小手槍，和兩個手榴彈，李四哥高興的笑着說：『我說有武器吧！這回到底搜出來了！』大家又搜了一陣，便把得勝館的門鎖上，抓着三個漢奸，回到司令部裏。指導員見了，連忙走上去，把他們的繩子解開，把那姓喬的女人也叫到一塊來，安慰他們說：『你們不要怕，我們決不殺害你們，只要把做的壞事全說出來，嗯，改正過來，保證你們安全。現在，你們去休息吧！』說着就把他們看守起來了，慢慢對他們說服教育。這天杜槐心聽說趙八爺他們都抓起來了，想起自己被鬼子漢奸害得太苦，不由心中冒火，不報此仇，死不甘休，想着牙齒都咬得嘶嘶的響。他一下跑到張指導員審裏，還沒有開口，眼淚就出來了，他說：『政府救了我的命，讓我全家在這裏住得好好的，只是想起日本鬼子害得我好苦，我非報仇不可！現在我有一個辦法，可以打一個大勝仗，把日本鬼子消滅，看你們同意不同意。要是你們同意了，也算是洩了我一口恨氣，也替衆人報了仇！』指導員聽了，拉着他的手說：『好！你說出來看看，只要能行，我們一定辦！』杜槐心這時臉紅紅的，眼睛直望着指導員說：『這事情是個秘密呀！白士正暗害了洋鐵桶，趙八爺叫我通個消息給日本人，叫派軍隊來打何家寨子，他們幾個人就在何家寨子裏內應，想把抗日軍隊全盤消滅！於今咱被你們救了，可要報

一下仇。我看我就假裝去報消息的，日本鬼子派兵來，咱們將計就計在半路上埋伏，打他狗日的！你看好不好？」指導員聽了，想了一下說：『好是好呀；不過這事情日子過久了，要是鬼子不信，看破了，那係就出不來，有性命的危險！』杜槐心拍着胸口說：『那怕什麼！就是鬼子發覺了我以死報革命，表示我對革命的一點心！』指導員說：『你的心是好的，但是我們要謀慮周到，不能白死了！你還是不能去！』杜槐心急了，拉着張指導員就說：『我還有辦法嘛！你聽呀！』說着在指導員耳朵邊咕嚕了一陣。指導員低着頭，坐在椅子上半天沒有說話，最後才說：『可以！你小心一些，我們配合着去辦吧！』杜槐心聽了站起來說：『那我現在就去啦！』說着就走，剛走到門邊，指導員把他叫回來說：『杜同志！你這次去，真要小心，萬一要給鬼子發覺了，爲了衆人，我知道你是會對得起革命的！要是這件事辦成功了，被日本鬼子害死的同胞和我們，都要謝你。你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你去了，家小由我們照顧！』說着緊緊的握着杜槐心的手，兩個人就分別了。

第二十九段 腿上刺字騙鬼子 脚尖踢石報軍情

第二十八段說到杜槐心和張指導員分了手，回到家裏，也不告訴父母妻子，悄悄地在左腿上，用針扎了『正午』兩個小字，活像是跌傷了的印子，要仔細一看才辨得出來。弄好了，他馬上趕到沁源城裏，進了鬼子司令部辦公室。抬頭一看，只見便衣隊長林起生，和山本特務頭子坐在一塊。見他進來了，山本突地把桌子一拍，罵着說：『壞蛋的！跪下！』說着就叫林起生用繩子把杜槐心網上。林起生拿着繩子，一邊細，一邊罵着說：『好小子，給老子跑啦！到現在才來打解毒針！趙八爺跑了你也不來報告！你怕咱們沒有紀律！』說着把繩子拉得喳喳的響，杜槐心痛得直喊：『慢慢，聽我講嘛！』林起生說：『你還講什麼，關起你再說！』杜槐心這時就嘆了口氣，裝着鼻子嚔哭着說：『殺了我不打緊！可惜了一件大事情啊！』山本聽了，連忙過來問：『嗯：你說什麼的？』杜槐心說：『咱大大的忠實皇軍！』

……』林起生連忙攔進來，吼着說：『你還騙誰？老子昨天到了何家寨子，得勝館門都關了，老百姓都說不知道搬到那裏去了，你也不來報告！今天來幹什麼？不給你打解毒針！』杜槐心一聽，心裏明白了幾分，連忙順着說：『人家沒有搬嘛！你看，趙八爺特意叫我來送信的！』山本問：『送什麼信？』杜槐心說：『你看我左腿上，用針刺了兩個字！』林起生一聽，捲起他的左褲腿來看，果然有『正午』兩個小字；在腿上用針扎字，是趙八爺派人送信的暗號。林起生一看，連忙解開繩子，笑着說：『一時粗心了，讓你受苦了！你快說趙八爺在那裏？他叫你送什麼信來嘛！』杜槐心說：『咱們一個也沒有跑。不是白土正把洋鐵桶打傷了嗎？昨天打聽得洋鐵桶死了，趙八爺就把店歇下，搬到後街去住了，却故意對人說搬走了，準備明天正午，咱們在何家寨子起事，用手榴彈打起來；叫我送信給皇軍，正午派隊伍來包圍，裏應外合，保險把何家寨子拿過來，把民兵消滅一乾二淨！你看！……』杜槐心說着，把褲腿一拉起來，指着那『正午』兩個字說：『就是叫正午去嘛！』山本一聽，連忙拍着杜槐心的肩膀說：『嗯！好的！大大的賞！你知道何家寨子有多少游擊隊？』杜槐心說：『有三千！』山本聽了，從腰裏拔出手槍，指着杜槐心的鼻尖，跳起來罵：『騙人的壞蛋！撕啣撕啣的！（殺了的！）』嚇得杜槐心直爬在地下，以爲鬼子看破他了，嘴裏像唸經一疊

的喊：「哎呀！我忠實皇軍！救救我的命呀！」山本踢了他一脚說：「皇軍知道的，昨天派人調查，何家寨子游擊隊沒有三千！」杜槐心是個讀書人，嘴快心快，回答說：「今天早上就開了隊伍來，問老百姓要了三千斤糧，怎麼沒有三千多人呀！可憐我句句說的實話，冒好大的危險來送消息，太君還不信，快把我殺了吧！」山本這才把他拉了起來打着哈哈說：「好的！打下了何家寨子大大的賞你！……」說着，轉過頭對林起生說：「游擊隊人多，明天去，要把石子昂的隊伍也帶去！嗯！找司令官商量的！皇軍這回打大勝仗！」說着就走，杜槐心見鬼子準備明天去打何家寨子了，自己便要設法找個脫身，就要求說：「我過了三個月，沒有打解毒針，怕病發了，快給我打針吧？讓我住到醫院裏去！」杜槐心知道，住到醫院裏，離司令部有一里多路，看管又不嚴，明天鬼子出發了，自家便可逃跑。誰知山本却搖着頭說：「你不要去的，明天跟我一塊去打何家寨子的！」說着就走了。杜槐心一聽，悶悶不樂，却又沒有辦法。到了第二天早上，林起生帶着杜槐心到街上籠子裏去吃飯。剛出得街來，抬頭一看，迎面走來一個老百姓，揸的一個「順順」，（担在肩中間開口的一種長袋）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李四哥化裝來了。杜槐心心裏有數，趁林起生不注意的時候，對着李四哥點了一下頭，舉起腳來踢得路上的一顆小石子滾了好遠。

第三十段 杏花山擺下梅花陣 石子崙攻破鐵鎖牢

第二十段說到杜槐心對李四哥打暗號，這是杜槐心早跟張指導員約好：叫李四哥第二天來探聽，鬼子正午來不來，有不有附近礮堡的偽軍配合，能見面就打暗號，見不到面就托人捎信，李四哥在街上見杜槐心踢了一下石子，知道是石子崙礮堡的偽軍也要出動，便飛跑回去報告指導員去了。等到正午鬼子兵快要出發，忽然杜槐心裝着病發作了，痛得在地上打滾，說藥針發作了，山本沒法，只好叫他到醫院裏去。杜槐心就乘鬼子兵忙東忙西，沒人注意他，一出城就溜跑了。却說山本開了十輛汽車，帶了七百人，在離何家寨子十里地的杏花山，又會合了石子崙礮堡的偽軍，都上了汽車，直往何家寨子前進。剛走了兩里路，只見大路上，有兩個坑，一個土堆，山本連忙大叫停車，說：『小心的，地雷！』就叫鬼子兵去挖，一挖也沒有，就叫偽軍坐的汽車走前面。才走了一段，看見前面又一個坑，偽軍坐的汽車

平平安安的過去了，山本的汽車也跟着過去。只聽見轟的一聲，前後左右都響了，兩旁機關槍也叫起來了，直打得汽車四腿朝天，直炸得鬼子前仰後倒爬下去再不起來了。原來這是梅花地雷陣，不是一踏就響，它是叫什麼時候響就什麼時候響，中間一個響了，四面八方的才跟着響。當下李四哥把地雷拉了火，隊伍就衝了上來，真是沒有放走一個鬼子。杜槐心跳上來，找見了山本的死屍，他都狠狠的踢了一腳。李四哥上來就引火燒汽車。只是不見張指導員；原來張指導員帶了一部分隊伍，繞小路去打石子崑碉堡去了。這天石子崑的偽軍大部分出來了，留下十幾個在家裏，睡覺的睡覺，下棋的下棋。到正午的時候，只見七八個老百姓，吆了牲口，馱的糧食和白菜蘿蔔來了。守碉樓的偽軍一見，認得爲首的一個是偽村長，便打着招呼說：『怎麼今天這陣才送吃的來呀？』偽村長賠着笑臉說：『有些小事誤了！』說着就進了碉樓。一霎眼工夫，碉堡裏就吵起來。守門的偽軍剛轉過背去，嚇得手裏的槍也舉不起來，只見這七八個老百姓拿着短槍，把偽軍圍住。一個高大漢對着他直喊：『繳槍不殺！』守門的偽軍也不認得他就是張指導員，只好把槍放下。真是沒傷一人，沒費一顆子彈，張指導員便把偽軍收過來了，把石子崑碉堡奪過來了。這時石子崑鎮上的偽政府一聽風聲不對，也都一溜烟跑啦。張指導員便貼告示，安頓老百姓，自己帶着隊伍，在街上走。只

聽見一座大房子裏鬧轟轟的，裏面喊『救命啊！快來救命啊！』張指導員三步兩步的跑了進去，原來是鬼子抓的二百老百姓和工人關在這裏，一見張指導員來了，喜得眼淚都流出來了，直跳起來叫：『八路軍大恩人呀！救咱老百姓呀！』張指導員也來不及答話，三腳兩腳把門打爛，就叫戰士們把每個人的鐵鍊解開，放了出來。老百姓見了民兵，一把抱着，真是比自家弟兄還親。正在高興中間，張指導員聽見裏面黑屋的牆角裏，忽然傳過來一個人哼的聲音，連忙走了過去，一陣屎臭尿臭的惡氣，把人熏得真是要吐，只見一個大漢躺在那裏，手脚都上的七八斤重的大鍊，臉盤子污黑污黑的，只一雙眼睛看得明白，瘦得成個皮包骨頭。張指導員忙叫戰士把那人抱了出來，去了鐵鍊，仔細一看，這個人好像見過，只是記不起來是誰。那人低着嗓子一字一句的問：『同志！你……們……是那……部分的？』張指導員一聽，跳起來，一把抓住那個人的手，直喊：『哎呀！』

第三十一段 老百姓勞軍 指導員獻計

第三十段說到張指導員一聽那個大漢開口說話，突地抓住那人的手，跳起來喊：『哎呀！王鐵牛，王鐵牛，你怎麼在這裏？』王鐵牛認出是指導員了，眼睛一紅，說：『鬼子先把我關在城裏，後來見我害了病，把我關在這裏！再遲一個月，就見不到你們了！』說着，把頭低了下去；指導員心都酸了，說：『你爲老百姓受盡苦了！現在好啦！咱們慢慢說！』馬上就叫戰士把王鐵牛送了回去。正在這時候，李四哥那裏，派人騎了兩匹快馬，前來報告，說在杏花山把鬼子打死了一大半，又活捉了一些，張指導員好不高興，便留下一部分人看守石子峁，自己帶着新收過來的弟兄回何家寨子，老百姓知道了，送豬送羊，有一個人送的雞蛋上面貼了一張紅紙寫着：『吃了我的蛋，打死敵人千千萬！民兵英雄好勇敢！』何家寨子當地的老百姓，聽說石子峁的僞軍反正了，也趕製了一幅大匾，披的紅綢子，前來

迎接，十幾里路上都是人，人人歡天喜地。下午在何家寨子東門外又開了一個大會，到了幾千人。洋鐵桶一上台，四面八方鼓掌，好比是六月天下猛雨，一陣嘩啦啦的響過來。接着是喊口號：『敬祝司令員健康！』洋鐵桶說：『同志們！鄉親們！我們又打了勝仗了，收復了地方，又把鬼子的特務活動打垮了，現在我們要鞏固自己的隊伍，鞏固我們的地區。軍隊政府都生產，有吃有穿才能打日本。我們都是本地人，現在够得上成立一個八路軍支隊了。』說着，台下的掌聲，喊口號聲混雜一團，真是熱鬧。這天，司令部裏歡迎王鐵牛，又慰勞杜槐心，也殺了豬羊會餐，人人高興，個個喜歡！這樣過了一兩個月，各處政府也成立起來了，軍隊也編整好了，軍民全體動手生產，日子過的安然。不知不覺到了五月端陽這天，洋鐵桶翻開沁源縣的地圖，仔細觀看，只見咱們抗日根據地，佔了沁源一大半，只有靠城的東西南北四個區，沒有拿到咱們抗日隊伍手裏來。洋鐵桶把手往腿上一拍，自言自語的說：『他娘的！派隊伍去！把這四個區硬打過來，只讓鬼子佔下一座空城，不就好辦了！』便連忙把張指導員，李四哥，他們找來商議，要準備出兵，李四哥聽了，說：『不行！沁源城的鬼子還不少，又有汽車路通四個區，五里一大碉樓，三里一小碉樓，怕打不進去！』洋鐵桶說：『呃！那裏話，咱們的人如今也不少呀，那些鬼子偽軍不都是豆腐做的，一打就跑了，張指導員

你說對不對！」張指導員說：「鬼子偽軍怕倒不怕，四個區要打也能打下，只是李四哥才說的，那四個區都有四通八達的汽車路，咱們就是硬打下來了，也站不住腳，鬼子集中八九千人在城裏，突地一下出來，咱們一退，地方不又成了他的！咱這裏有個辦法，不出一兵，能把這四個區拿到手裏來！」李四哥、洋鐵桶聽了連忙問：「你有什麼辦法？」張指導員說：「咱們根據地有幾種樣子，一種是明的，像咱們何家寨子，咱們有武裝紮在這裏，這是明的；還有一種就是暗的了，像比靠城的那四個區，鬼子在那裏紮的有隊伍，又立起了漢奸政府，咱們想辦法，叫那漢奸政府裏的偽區長，偽村長，表面的應付鬼子，實地給咱們辦事，叫那些偽軍也不敢打咱們，背地裏成立咱們抗日政府，這就叫做暗根據地！」洋鐵桶聽了，嚥着嘴巴說：「好，想得好，快把你那辦法說出來嘛？」張指導員說：「開展這種新地區工作，第一要熟悉那地方上的情形，第二看羣衆最迫切需要什麼。就先做什麼！你們把耳朵湊過來！」洋鐵桶和李四哥趕忙把頭偏了過來，幾個人咕咕嚕嚕說了一陣，正在說話中間，只見一個人衝進來，大聲吼着說：「好！你們議論什麼！也不告訴我！」

第三十二段 文官武將齊出馬 抽烟拉話慢調查

第三十一段說到指導員正在給洋鐵桶和李四哥討論建立暗抗日根據地，只見一個人衝進來喊道：『你們又在談什麼呀！不要我啦！』大家抬頭一看，原來是王鐵牛跑來了，洋鐵桶笑着說：『我們在談建立暗抗日根據地呀！沒有你的事！你休養你的！』王鐵牛說：『呃——！不叫我抗日啦！』張指導員連忙說：『看你，什麼話都說出來了，咱們看你身體剛復原不久，叫你多休息休息，不工作嘛！』王鐵牛大聲說：『嗨！諸位同志的好心，王鐵牛曉不得，只是咱這個人，越休息越出病，這幾日筋骨都酸咧，快讓我打死幾個鬼子，鬆動鬆動筋骨吧！』洋鐵桶在旁邊點着頭說：『這倒也是真話，我也是坐不慣！』張指導員說：『那好呀！王鐵牛願去就叫他辦一件事情，……快，把徐區長也叫來商議。』通訊員馬上就把徐區長請來了，幾個人圍在一塊，張指導員說：『沁源城南區，鬼子紮得有兵，又有偽政府，又

有偽軍，我們要把南區搞成暗抗日根據地，要做兩件事情，要用兩個人負責！」說着，張指導員把聲音放低，說了一陣，只見洋鐵桶聽了大叫一聲：「好辦法！」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李四哥却一句話也不說，只是不住的點着頭笑，王鐵牛咧，張着嘴喊：「嗨！這才痛快！真是過癮！」說着把袖子都捲起來了。徐區長也摸着鬍子，笑着說：「我試着去辦辦！」張指導員說得大家真是高興；諸位！你說張指導員說了那兩件事情，要那兩個人去辦？原來他說的是一文一武，文的叫徐區長去辦，武的叫王鐵牛去辦。水到山尖分兩股，話到嘴邊分兩頭，放下王鐵牛不提，單說徐區長，這日聽了張指導員話回來，細想張指導員給他的任務是了解南區的情況。一個區那麼大，先從那裏動手，真是老虎吃天，無處下爪，想來想去還是先搞一個村，有一個落脚点，再發展開去吧。想好，第二天他就穿上一件破皮襖，帶上旱煙火鏈，手裏拿一個攔羊的鐮子，帶上乾糧，就往南區走。翻過幾架山，過了幾道水，到下午時分就進了南區地界了。抬頭一看，滿地裏老百姓正忙收麥，徐區長一個人也不認識，又怕碰上鬼子兵和偽軍，只好往山地裏走，心想：「咱就先了解這靠近的莊子吧，到莊子裏找人拉話，人見你陌生，有話也不敢說，在地裏隨便問問，他才不戒備你咧！」正想着，忽然前面叭喳一聲，只見一個老漢嘴裏咬着煙管，蹲在那裏打火鏈，徐區長連忙喊：「老哥！借個

火！」便走過去，把煙袋湊上，就抽起煙來了。抽了一袋，徐區長把煙灰敲了，見老漢也不做聲，便故意說：「嗨！這煙辣得抽不成，老大哥，給我嘗一嘗你的煙！」這樣逗得老漢就要問了：「看你這位老大哥，面生的，不是咱這地區人吧！走那裏去呀？」徐區長說：「咱呀！上頭何家寨子區的，你不見咱拿的錘子，羊販子嘛，走下頭把羊趕到上頭賣，來來去去常走這地帶，這回掉了十幾隻羊，我上山來看看，你老人家沒見吧！」這樣兩人就拉開了。徐區長說：「今年你們這裏麥子好壞？」老漢說：「你不見，盡是這個樣子的，打個二三斗！還要給日本人繳嘛！那有够吃的！」徐區長說：「你大哥這莊稼種得好，還算强的咧，我們那裏有錢人家，僱的人多，地又多，打的也多了多少。這樣的人家，咱莊上也只八九家。」老漢說：「噫！誇我咧！這莊稼算什麼好！」老漢喜得直笑，有人說他好，心裏一高興，話兒也多了，接着說：「咱莊上有錢人，那有八九家，只姓康的兩弟兄，一兩百畝地，糧打的多，給日本人交的也少，有日本人讓他嘛！那日月不錯！」徐區長聽了，就把這個材料記在心裏。正在這時候，山下面一個老婆在哭哭啼啼的喊，老漢站起一聽，連忙攆了一捆麥子就下山。

第二十二段 老婆婆啼哭非小事 老區長迎面遇壞人

第三十二段說到徐區長在山上跟老漢拉話，只聽見山下面一個老太婆哭哭啼啼的喊，老漢連忙搯了一網麥子要下山，弄得徐區長摸不着方向，忙問：「怎咧！」老漢說：「噯！我女人在山下噙開了，又不知道出什麼事！」說着就跑，猛地把脚一抬，脚上爛得沒後跟的雙樑鞋，一衝出去，就掉了一丈多遠，氣得老漢直罵：「顧了東來顧不了西！」徐區長見了好不奇怪，怎麼這地方人的鞋爛成這個樣子了？却又不好問得，便連忙說：「來來！我跟你拾起來！」走過去幫老漢把鞋穿上，自己也搯起一網麥子，說：「我也下山囉！順便給你搯一些下去！」說着兩人就搯着麥子下山來了，老婆婆迎上來說：「那該刀剝的隊伍咧！把剛做上的一雙鞋，給搶走了，你去找這裏辦公事的去呀！那些驢下的，硬是叫人光着脚片咧！嗚嗚！我去討！動手就打人！」說着眼淚都淌出來了，徐區長就插進來問：「嗚！你們這裏連鞋都有

人搶呀？」老漢說：「唉！你不知道，咱這地帶苦麼，真是苦到苦瓜把上去了，麻呀貴賤買不到，哪一個做鞋也離不了麻，麻一缺，連那在日本人跟前做官的，都穿不上好鞋，他底下的隊伍還有爛鞋穿咧！還不出來放槍！毯，搶走了還要得回呀？那不是海底撈麻錢。他娘的，光腳片吧！還過什麼日月？」連說帶氣的往回走，徐區長聽了，心裏才明白，回過頭來，老婆婆的鞋也真是，前前後後盡開花，就像是包了幾層破布，那裏還成個鞋樣子？心想：「這地方真個是缺麻，不要小看這問題，要是把這個解決了，老百姓才歡迎你咧！」想着就把這事好好記在心裏。跟在老漢後面走了一陣，來到老漢家門口，兩個人把麥捆放下，正擦着汗，老婆婆給徐區長送來火了，老漢也把旱烟鍋拿出來抽咧，老婆婆對着他就咕咕嚕嚕的說：「一雙剛做上的鞋白往溝裏丟了咧！也不設個法討回來？」老漢把腳一頓，說：「老虎口裏討肉食呀！你去我不去！……」看看就要冒火了，徐區長連忙說：「一雙鞋麼！算了，我們那裏合作社有的是麻，五百元一斤！下次路過這裏捎一些來！」老婆婆聽了，笑着說：「哎呀，咱這裏兩千元還稱不上半斤麻咧！你那是什麼地方？下次高低捎一些來，就忘不了你的恩了！」徐區長說：「我那地方叫何家寨子，是八路軍的地方咧，跟你們這地方不相同！以後路過這裏悄悄的捎一些來就對了！」老婆婆喜得就拉徐區長到家裏去坐，老漢也叫做飯吃

咧，徐區長心想：『第一回來麼，不能打擾人家，要是僞軍來查，出了什麼亂子，也不好。』……』便連推辭說：『不，老大哥，我還有事！要尋咱的羊麼！你看，咱拉了半天話了，還沒問老大哥貴姓咧！呵！你姓李呀！李大哥！你給我尋個啥辦法？你這莊有那幾家喂羊？我好去打聽，還有那些辦公事的，也能去問吧？』李老漢說：『村口辦公的，就在白房子裏，依我看呀，你去問他不頂事，人家不知道！全莊養羊的只兩家，一家是……』老漢把聲音放低：『一家是咱隔壁石窰裏的康家兩弟兄，要是你的羊到他羊羣裏去了，那就算你倒霉，他才不會給你！人都叫他康老爺，有日本人護着麼。再還有一家姓董的養了十幾隻羊，爲人厚道，上去問他見了沒有，要是不見，就沒法了。咱高莊再沒養羊的了。』徐區長說：『！李大哥，咱急着要尋羊咧，你們就好在呀！』李老漢見留不住了，臨走還叮嚀說：『你這人真是太好了，下次路過這裏來歇腳呀，捎上麻來保險給你銷了！』徐區長滿嘴應承着，走出門來心裏喜氣得，調查了不少的材料了！急急忙忙往回趕，心想：『常言說打鳥先打頭，要搞這莊子，就要先搞掉姓康的那壞東西才行！……』正在想着，前面過來了一個人，瞪的那蛤蟆眼，粗聲大氣的問：『呃！你這人是哪裏的？』徐區長抬頭看來，那人的臉瘦黃瘦黃的，只有巴掌大，一看就是個洋烟鬼。徐區長心裏好不怕，一則天色不早了，身上又沒武器，

則這人像個特務模樣，他那長袍底下就像藏的有槍的樣子，要是被這傢伙發覺了，自家性命就有些難保了：想着好不焦急。

第三十四段 說八路道入路漢奸害怕 想區長盼區長

百姓歡迎

第三十三段說到徐區長到敵人佔領的南區去調查，剛要往走回，迎面來了一個洋烟鬼，穿的長袍，直問：「你這人是哪裏的？」徐區長急得心生一計，馬上回說：「咱到這高莊來尋人嘛！有緊急事咧！」那人一聽，也吃驚起來，忙問：「尋誰！出了什麼事了！」徐區長就故意慌慌張張的說：「我在山上攔羊咧！看見有十多個八路軍，拿的槍，從那邊山樑上下來了！你沒碰見？」那人一聽，嚇得東張西望，連忙往懷裏掏手槍說：「噫！下平川來啊！那快……」徐區長便趁他這陣慌亂，自己就跑開了，邊跑邊說：「我快去報告呀，快不要叫跑了！」那人看了一陣，也趕忙往回跑，剛跑了十幾步，又停下來了，回過頭來大聲喊：「呵！老鄉，你等一等！」徐區長却裝着沒聽見，死命的跑，後面那人見了就追，原來這人就是高莊康老爺的兒子，人都說他給日本鬼子當了「狗腿子」，就是說他給日本鬼子當了特務

了。開先他以為是真的八路來了，往後見徐區長往北跑，越跑越快，有些奇怪，怎麼往北跑去報告咧，又沒說他是哪裏的，越想越不對，便追了上去。剛追上幾步，心裏又有些害怕了，心想這老漢他一定不只一個人，我不要上了他的當了，還是回去吧。想着就回去了。却說徐區長跑得滿頭是汗，奔回何家寨子，便把這原委，調查來的情形，給洋鐵桶、張指導員報告了。過了幾天，徐區長，又裝着一個攔羊的老百姓，懷裏却多藏了一把短槍，用口袋裝了十斤麻，趕到高莊李老漢家裏來了。這回時間不久停，也不多拉話，見了老漢和老婆婆，低低的說：『我給你捎來了十斤麻了。咱回去見了咱們區長，區長聽說你們苦得連鞋也穿不上，就叫咱趕快捎來十斤，你看着給莊上忠厚人分好了。區長特別叮囑叫便宜賣，只賣四百元一斤！』老婆婆一聽，喜得像唸經一樣的說：『哎呀！做了天大的好事！常聽說你們那邊的區長好，這回真個是比父母還親！』徐區長說：『我還有事去，急着走咧！十斤麻的錢我下回來拿，只是你們好好分呀！可不敢給辦公事的知道了！』老婆婆說：『還要說咧！走了風聲，咱們用不上麻，還要出亂子咧！』徐區長聽了，就奔回來了。第二天，高莊的婦女都悄悄的拉開鞋底了。這樣，徐區長給送了兩三次麻了。這一次，徐區長隔了十幾天沒來，歸女們麻用完啦，許多人都跑到李老婆這裏來問：『那老漢這次爲啥十幾天還不來呀？』老婆說：『

不知道。」衆人就都唉聲嘆氣的走了，這樣又挨過了幾天，婦女實在耐不住了，有幾個特別積極的，跑到李老婆家來商議說：「李大媽，咱們要麼要得急，靠那老漢捐一點不頂事，咱們要把八路軍的區長請來了，那就好了，央求他常派人捐麻來！」李老婆說：「好！以後那老漢來了叫他請區長吧！」過了兩天，徐區長突然到李老婆家來了，又拿來了二十斤麻，說：「李老婆！徐區長又叫捐來二十斤麻！這回的錢跟上次的錢，你好好收齊，我明天來拿！」說着就跑了。李老婆喜的，等第二天徐區長一來，李老婆一把拉住坐在炕上，悄悄的就引來八九個女人，有年輕媳婦，也有年老的，回到屋裏把門關得嚴嚴的，只見這些女人說：「看八路軍的區長多好呀，又捐來麻了。咱們每家湊上一些錢，請區長來吃飯吧，連這老漢也招待上！」有的說：「對！咱也出錢，把八路軍的區長請來。區長給咱們這麼大的好處，也算咱的一點心！」徐區長聽了，心裏開了花，想要說出自己就是區長咧，又怕危險，還要有一些交待才是，便笑着說：「你們要見區長也不難，我跟區長從小在一塊受苦長大的，俺倆個就真像是親兄弟，再好也不能了，他一走我就跟他，他一病倒我就在床上哼，他一吃飯我就張嘴！哈！那沒問題，我一叫他來就來了！」說得女人都笑開了說：「噯！這老漢嘴真會說，好像你跟區長就是一個人一樣，那你把區長請來嘛！」徐區長說：「請來倒容易，只是要依

我
一
件
事
！

第三十五段 挖好秘密窖 成立拉鞋組

第三十四段說到徐區長對那些婦女們說：「你們要答應我一件事！」婦女們說：「別說一件事，一百件都行，咱們冒多大的危險，也要見區長。」徐區長聽了，笑了起來了，他說：「呃！你們冒險要看他，他八路軍的一個區長，翻山過水到這裏來，要是碰上個偽軍，日本人，命都丟咧，衆人也危險！區長到了這裏，你們怎麼保護他呀？」婦女們說：「把門關得嚴嚴的還怕什麼呀。」徐區長說：「呃！不是這麼說的！八九個人坐在一塊，萬一進來個壞人，問你們幹什麼的，怎麼回他呀！人也沒個躲處，那才危險咧！」站在旁邊的李老漢說：「嗨！不用担心了，咱們家炕下有個舊地窖，現成的，來了壞人就躲進去，誰也不知道！只是怕容不了這麼多人！」徐區長見李老漢家人口少，在他家倒還適合，他又願意，便說：「那好呀！小了不怕，再挖大一點就行了。我告訴你怎麼挖吧！用不了兩天工夫！」說着就

在李老漢耳朵邊咕嚕了一陣，臨散還叮囑大家說：「這事情千萬不敢露了風聲呀！過幾天我一定帶區長來！」就這樣，又過了十多天，這一天高莊李老漢家裏，來了七八個婦女，見了面都悄悄的說：「哎呀！怎麼那人還沒有帶區長來呀！你看這幾天，莊上風聲又緊，不要在路上出了什麼亂子呀」說起來每個人發愁，都擔心着區長不要在路上給漢奸抓了呀！正在這時候，徐區長穿着老百姓衣服，急急忙忙跑進門來了。李老漢家的幾個婦女又驚又喜的問：「你這老漢，怎麼一個人來了呀？區長咧？」徐區長說：「快不要說了！」說着把眼睛看着房子四圍一遍，直問：「秘密窖挖好了吧？快往裏躲，我剛才進村的時候，好像後面有人跟着，我看有壞人知道了」李老漢一聽，忙說：「不怕，你們婦女跟這位老大哥趕快進秘密窖去，我在外邊守着。保險搜不出來！說着李老漢把鍋台上的那口大鍋抬起來，露出一個黑洞，忙說：「快！一個個往裏走吧！帶個燈下去！裏面氣眼通烟筒，可寬暢咧！」婦女們一聽，就一個一個的下去了，徐區長最後才下去，還留一個頭在外邊的時候，李老漢叮囑說：「你不要怕！有我活着就有你！你們就在裏面開會，拉話吧，我在外邊給你報信。一敲鍋就是有緊急事了，千萬小心呀，不要隨便出來。直到聽見我喊我老婆，就可以上來了！」徐區長聽着，嘴裏應承了，心裏可差一點笑出來了。原來他在村口碰見了壞人是騙人的。你看他等

大家在秘密裏一坐定，便笑着說：「鄉親們！大家不要怕，我剛才說碰見壞人是假的。爲什麼要騙你們呢？一則怕大家到出事的時候才進秘密室，慌慌張張容易露馬脚，叫大家先下來平安些；再則大家也趁此看看這窩怎挖的，回去好照樣挖一個嘛！」大家一聽，才噓的一聲笑起來了，李老婆還裝着生氣的說：「看你這人，精細成這個樣子咧，又不給咱們把區長請來！」徐區長連忙打開包袱說：「慢！看這裏十斤麻，是我給大家的見面禮，就是我在何家寨子當區長，衆人真是太抬舉我了！」衆人一聽，都說：「哎！你就是區長呀！」一邊說一邊就把燈捻挑大，好像沒有見過一樣咧，大家真是希罕得厲害，都爭着要區長到他家裏去。區長推說：「以後再來呀！你們各家都這樣挖秘密室吧！聽說最近風聲緊，日本鬼抓婦女咧，有個窩你們也好躲！」婦女們說：「對！回去叫挖一個！」頓時把打秘密窩的工作就展開了。徐區長急着要回去，婦女們那裏肯放，把準備下的酒肉，端到秘密窩裏來請區長吃。徐區長也就吃了，臨走，區長說：「我以後就常送麻來，你們這幾個人就算一個拉鞋底小組，再要什麼幫助，你們儘量說！」婦女們說：「好區長咧！沒啥了！只是你常來，小心村上姓康的那壞東西！莊上男人們麼是沒有辦法，不然早幹掉了！」區長聽了說：「不怕！我們有辦法搶救他！」說着就回來了，把這情形給洋鐵桶仔細說了，洋鐵桶一聽，拍着桌子說：「

好！咱們在羣衆裏打下基礎了，今晚就可以動手拾掇那姓康的小子。我跟王鐵牛親自帶我工隊去！」說着就叫找王鐵牛。

第三十六段 武工隊半夜飛刀 老漢奸驚心喪胆

第三十五段說到洋鐵桶聽了徐區長的報告，便連忙把王鐵牛找來，說：「徐區長把高莊的情形調查明白了。又組織了群眾！你練的武裝工作隊怎樣了？咱們今晚上去搞那姓康的漢奸吧！」王鐵牛喜得跳起來說：「快吧！咱們武裝工作隊十五人等得實在是不耐煩了！咱們的槍法，可練美啦，誰要是兩槍才打死一個人，就算丟人的了。翻牆爬屋頂，個個都能成！今晚就出發吧！」洋鐵桶說：「那就走！我今晚跟你們去一次！你快叫大家輕裝，準備出發，先叫李四哥去偵察一下地形！」說着王鐵牛就飛跑出去了。原來張指導員計劃出的武裝工作隊，組織起來的十五個年青好後生，都是武藝精強的好漢，槍法高明的英雄，一身輕裝，腰藏的一律短槍短刀，身穿的一色黑衣黑褲，專門白日在家黑夜出來，一夜跑幾十里，能夠跳屋翻牆捉拿漢奸。這一夜，洋鐵桶和王鐵牛，叫武裝工作隊員吃得飽飽的，帶好短槍短

刀，親自帶領直往高莊出發。一路上快如一陣大風，只見十六條黑影翻山過水，到下半夜趕到高莊來了。抬頭一看，只見一道莊靜悄悄的，鷄不叫狗不咬，莊口大樹旁邊草堆上果然坐了一個人影，洋鐵桶想那就是李四哥了，便把暗號拿出來，吹了幾聲口哨。只見那人跑了過來，真的是李四哥。李四哥說：『進路退路都探好了，莊裏沒日本鬼子，姓康的那老傢伙還沒睡咧，跟偽村長兩個在抽大烟，康家的狗也喂上野食了，快跟我走吧！』洋鐵桶一聽，就叫大家彎着腰，墊起脚跟，跟着李四哥走，繞了幾個灣就看見一個窗口有黃色的燈光，被一丈多高的石頭牆圍住。李四哥說：『到了！』洋鐵桶就留上四個人在牆外看守，其餘的人拿出小鐵鉤綁在鞋尖上，準備爬牆上屋頂。說來這十幾個武工隊員，這些工夫平日練得爛熟，一碗茶工夫，大家都進了石牆，上了屋頂了。姓康的老漢奸和那偽村長，兩個正面對面的躲着抽大烟咧，甚也不知道。只聽見忽然噠的一聲，從窗外丟進來一把又白又亮的小尖刀，刀上穿着一張紙，不左不右的正插在兩個人的中間，嚇得這兩個傢伙直跳起來。正要喊咧，只見門外衝進來四個大漢，手裏拿着短槍，指着鼻尖直喊：『不准做聲！咱們八路軍今晚路過這裏，有幾句話要對你們講！』嚇得姓康的老漢奸和偽村長跪在炕上直磕頭。洋鐵桶說：『姓康的！咱們早就想找你了，聽說你在莊上橫行霸道，仗着鬼子的勢力，作漢奸，專門欺侮

好人，你知道咱們八路軍是專門打這種人的，槍子可不留情呀！今晚權且記下你這條老命！以後小心着，你家大小再要仗勢橫行，下次再來就不客氣了！」說着，轉過身來用槍尖敲了一下偽村長的鼻子，說：「你呀，溜鬼子的溝子，當了村長，不辦一件抗日的事，專門要錢，抓抗日的老百姓，你還是中國人呀！你日後還這樣昧良心，斃了你狗日的！老實告訴你，咱們八路軍的縣長，以後常走這裏過，你要保護！出了什麼岔子，由你負責，知道嗎！」姓康的老漢奸和偽村長聽了，不停的點着頭說：「是！是是！」洋鐵桶說：「還有，那把尖刀上穿的一張紙，上面寫了抗日的道理，都留在這裏，拿去好好看，這些事情不能對鬼子說，說出了，那你死了都不知道怎麼死的！噫！」說着，把手一指，只見王鐵牛走過來，把這兩個人手脚綁緊，捆在一塊，嘴裏也塞上棉花，噙的一聲，就把燈吹滅了。幾個人便退了出來，悄悄地把門掩上，幾步就跳到院子裏，翻身上屋，走出石牆。洋鐵桶吹了一聲口哨，十五個人就像一行野雁，一個跟一個的回去了。却說就在這個時候，姓康的那大兒子，提着馬燈從城裏回來了，長工給他開了門，說：「老爺跟村長在上房裏抽烟咧！」那大兒子聽了，心想，村長來了有什麼事嗎？便走到上房跟前，推開門一看，只見黑黝黝的，心裏好不奇怪，把手裏馬燈提起來一照，哎呀！嚇得大叫一聲。

第三十七段 壞蛋倚勢害百姓 英雄擺計抓漢奸

第三十六段說到康家大兒子把馬燈一照，大叫一聲哎呀，連忙把他爹和偽村長的手腳解開，直問：『怎麼你們被人網在這裏呀？』他爹混身打顫，回不上話來，只有偽村長說：『康老大！你看險不險？窗子裏飛進來一把刀子，八路軍不知道從那裏進來就把咱綁在這裏！你看吧！那刀底下還壓得有一張紙！』康老大子連忙拔起刀子，拿起那張紙一看，看着看着說：『呃！聽，八路軍說以後做什麼都得先問過他！呀！好大的口氣！我就不信！來吧！老子有槍！』說着頭一偏：想了一想：『我說這幾天有八路到咱莊裏來了吧！那天在莊口碰了一個攔羊的老漢，就疑心，回來一打聽，說是到李老漢家去過！你看，李老漢家這幾天就不不同了！有麻做鞋咧！還不是通了八路了！我明天要去抓那老傢伙！』他父親在旁咕囁着說：『收心罷！八路軍惹不得，不曉得什麼時候又來了！日本人護你也不能日夜不離你！』康老大

一聽，把腳一頓說：「收心！日本人給咱錢幹什麼的？沒有日本人咱們家還能種這麼多地，還能過這麼好日子？」說得他老人一時答不上話來，他却越說越起勁：「我明天去抓來，叫他給咱些錢就算，不然送到碉樓上去！」僞村長在旁邊也不答一句，心裏總有個疙瘩，又怕八路再來又怕這姓康的，便支支吾吾的回去了。到了第二天，康老大，一手拿槍，一手拿繩子，話也不說，真的把李老漢抓回來了。李老婆跪在地上直哭直叫，康老大又羞腰，把黑鬍子撇開，頭也不回的說：「限你三天，拿一萬塊錢來，不拿來，人就送到碉樓去了！」可憐李老婆那裏來這筆款子，日夜啼哭。過了一天，徐老區長趕到高莊來了，一見李老婆整個臉就泡在眼淚裏，好不吃驚。正要問咧，李老婆拉着像見了親人一樣，便一五一十的說開了。徐老區長一聽趕忙往回跑。諸位，你當他是嚇回去了，不是，他回去給洋鐵桶商議去了。這且不提，單說康老大把李老漢抓了回來，拷打了一頓，也沒問出什麼，等到天快黑的時候，也不見李家送錢來。康老大想：「毬！把他送到碉樓裏去吧！人一送走就急毛了，就會送錢來的！」想着，便叫了兩個村公所的跟班押着李老漢親自送到碉樓裏去了。碉樓離村子只兩里地，一道汽車路。剛走出村來，忽然迎面過來四個騎自行車的，穿的黃色軍衣，月光照着車輪，和腰裏短槍的鐵環，明絲絲的。康老大大心想城防隊來了，快把口令準備好吧！正整着，

只見那四個人跳下車來，就是四個小指頭粗的槍眼對着過來了，嚇得李老漢和那兩個跟班的，一下就跪倒在地上。康老大大聲說：「噫！一家人，不要鬧錯了！」那四個大漢說：「不准說話，把手舉起來！」四個人就七手八腳的把康老大綁住，把他的槍拿了，眼睛蒙上，嘴裏塞上棉花；對着李老漢和跟班的說：「快回吧！沒你們的事！」說着就把康老大架走了。康老大又看不見，又不能說，一脚高，一脚低的走，一陣聽見河水嘩嘩的響，就有人說：「操心呀！過橋了！」一陣又聽見風刮得樹葉沙沙的響，就有人說：「上山坡了！」走了陣，也不知道走到哪裏來了。忽然一個人說：「到了！」就有人把他眼睛上的布去了，嚙裏的棉花也去了。康老大抬頭一看，驚得差一點喊了出來。只見前面油燈下坐的，就是那天在村口碰見的攔羊老漢，見他進來了，連忙說：「噫！康老大！我等你多時了！快坐快坐！」很客氣的招呼他，弄得康老大真是不知道怎樣回事，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那個老漢連忙說：「噫！不要怕！我姓徐，是何家寨子的區長，今天聽說你抓了莊上的李老漢，對我們八路軍說的抗日道理也不信服，所以特地請你過來說幾句話，沒有別的意思。」康老大一聽，頭也低下去了，全身也抖起來了，越想越怕。徐區長說：「康老大，你給日本人當「狗腿子」我們知道，前次也到過你家裏，關照過你老人，爲什麼還要與我們作對咧！你也是中國人呀！今

晚就看你囉！抗日咧，就可以回去，不抗日，就在這裏多留幾天！」康老大一聽這話越發慌了，通撲一下爬在地上，直說：「哎呀！老區長！」

第三十八段 破屋裏又說又勸 樹林中大喊大嚷

第三十七段說到康老大爬在地上，對徐區長說：「哎呀！老區長，我給日本人當特務，也是沒辦法！家裏地多，不給日本人做事，地就種不成。再說我一月還能拿上四十元大洋也够抽幾口煙。以後我辭掉不幹就對了。八路軍大老爺饒了我，放我回吧！」徐區長連忙扶了他起來說：「康老大！你這搞錯了嘛！我們也不殺你，也不是叫你掙那四十元大洋，你也可以給日本人當特務，只叫你心裏抗日，欺騙鬼子就行了！」徐區長一面說一面遞過煙來，便把暗抗日，共同欺騙敵人的道理，詳詳細細的給說了。慢慢把康老大的心打動了，康老大說：「又得錢，又抗日，這事還不幹？高莊的事包在我一個人身上好了，以後弄啥，都先問過你們，行吧！你們不信，把我的武器扣下。」徐區長說：「只要你做抗日工作，扣你的槍幹什麼，我們相信你，槍還給你，只是你不能亂抓老百姓！」康老大連忙點頭應承，拍着胸脯賭

咒。徐區長便笑起來了：「只要誠心爲老百姓辦事就對了，賭什麼咒呵，現在你回去吧！」說着就把槍還給了康老大，叫人把他眼睛蒙上，送他回去。康老大跟着走，一會又過水，又是下山。走了一陣，忽然送的人說：「老鄉，你等一下，我尿一泡來！」康老大說：「好，你去吧！」說着那人就去了。去了好半天，還不見轉來，康老大想：「這才奇怪啦！」便把眼睛上細的布扯下來，睜眼一看，嚇！到了村口了，就趕忙往回奔，找見了偽村長，便把這事情一五一十的說了，最後說：「哎八路可厲害呀！不抗日不行了！咱們兩個就死心跟八路吧！」偽村長說：「我早就這麼想咧！」這一來，洋鐵桶的妙計，便把康老大和偽村長教育過來了，又救了李老漢。抓康老大的那四個城防隊就是王鐵牛幾個打扮的，沒有過了山也沒有過水，就在高莊小河邊轉來轉去，還沒出一里路咧，最後才找了一間破屋，把康老大教育過來了。自從這回以後，徐區長和武工隊就常常到高莊來。有一個下午，徐區長正從何家寨子過來，走得滿頭大汗。進了村子，便拿出手巾，一面擦一面走。猛抬起頭，只見鬼子小隊長帶着漢奸李科長和一個鬼子兵，後面還跟了個偽村長，面對面的走來了，相隔最多三四丈遠！嚇得徐區長差一點跳了起來，退也不是，進也不是，只好硬着頭皮向前。那個鬼子小隊長見徐區長神色有些慌張，搶前幾步，一把抓着徐區長的右肩膀，像惡狗咬人一樣，吼着說：「幹

什麼的？」徐區長連忙裝着笑臉，用手摸出「良民證」，提高嗓子說：「南莊的，大大的良民，來看我姐姐的」。徐區長話還沒說完，只見左邊一間房門裏，趕出來了一個老太婆，指指徐區長，就嚷着說：「狗娃三舅的，盼你幾天啦，怎價今兒才來呀！快回來！」說着就來拉徐區長。鬼子小隊長見了一巴掌把那個老太婆推倒在地下，用手槍指着偽村長的鼻尖，狠狠的說：「他不是好人，細起細的，嗯！」說着馬上把手槍在空中一揚，誰也不准說話，硬逼着偽村長叫來兩個「防共團」團員，馬上把徐區長送到碉樓上去了。原來鬼子近來也聽到一些風聲，知道八路軍常來高莊。這次鬼子小隊長從碉樓下來，一來是看一看高莊的情況，碰見徐區長慌慌張張，便想先抓住一個，來一個下馬威，好鎮壓鎮壓。再就是他來催糧的，他叫偽村長把一萬斤糧草趕天黑一定要送到碉樓去。這時偽村長急得真是心都要炸了，徐區長又給抓走了，又要這麼多糧草。你說向老百姓要嗎，又怕八路軍說是給鬼子溜溝子，不向老百姓要嗎，鬼子小隊長的手槍就指在鼻尖上，真是沒有辦法。徐區長又不跟在跟前，連一個商量的人也沒有，只好帶鬼子到康老人家裏去。康老大也應付鬼子說：「如今正是青黃不接，老百姓一天兩頓稀溜溜的照影飯都吃不上，過幾天我們一定收齊給太君送到城裏來呀！」鬼子小隊長聽了就拍桌打椅的罵，逼着非要不可。偽村長見沒辦法，只好託康老大陪着鬼子小隊長到村

公所去喝酒，他自己跑到外面去催糧去了。快到天黑的時候，只送了四千多斤到村公所，偽村長和康老大再三說情，用性命担保，明天早上一定繳齊送到碾樓。鬼子小隊長見實在沒法，只好派那個漢奸李科長留在村公所，督促偽村長催糧，自己帶上鬼子兵就往回走。走了一里多路，剛走進一個小樹林裏，忽然聽見有人大叫『救命』，又喊又嚎，鬼子小隊長搶前幾步，四下一看，只見一棵大樹上，吊着那兩個送徐區長的『防共團』團員，徐區長却不知道那裏去了。

第二十九段 半路放走老區長 木櫃躲藏小漢奸

第三十八段說到鬼子小隊長剛走進小樹林，只見那兩個送徐區長的「防共團」團員，細在一棵大樹上。鬼子小隊長就叫他們解開，那兩個防共團敢忙跪在地上，嚇得戰戰兢兢的說：「太君的，八路便衣隊大大的兇，搶走那個老漢的，八路說，以後再捉老百姓，要把太君統統網起的。」鬼子隊長一聽這話，吃了一驚。抬頭看來，這時太陽已經落山了，樹林裏忽然刮起一陣大風，吹得樹葉嘩嘩的響，鬼子小隊長打了一個冷顫，不覺有些害怕起來，罵了那兩個防共團員幾句，就連忙趕回碉樓去了。說來這兩個防共團員，一個叫李四興，一個叫施小順，他兩個回頭一看，見鬼子們走遠了，便哈哈大笑起來，一直跑回高莊去。各位，你說他兩人爲啥大笑？原來鬼子想防備八路軍，把村裏留下的壯丁，編成了「防共團」。暗地裏咧，高莊的「防共團」自從僞村長一轉變，名字上是「防共團」，實際上却是抗日自衛軍了。

劉四興和施小順又是自衛軍很好的積極分子，僞村長故意叫他兩個送徐區長。他倆把徐區長一網出村口，就把繩子鬆了，要放徐區長。徐區長說：「慢！把我放了，你們回去怎麼辦呀？」劉四興說：「回去把那兩個狗日鬼子幹掉，不就沒事了？」徐區長說：「使不得，這個地區還是鬼子的力量大，硬幹不行。到前面樹林裏，我把你們網在樹上。晚上鬼子回去，一定路過這裏，你們說八路軍把我搶走了就是了。」他倆馬上應承了。徐區長便動手把他兩個網上，劉四興記起了鬼子要糧的事，要求徐區長也想辦法。徐區長想了一想，和劉四興咬了一咬耳朵，笑着說：「委屈你們了！」就一個人飛快的趕回他家寨子去了。這裏只說劉四興們趕回高莊，先到康老大家裏，叫一個小僞娃把村長請來，便把如何放走徐區長，如何對付鬼子要糧的辦法，都說了。僞村長聽了，好不歡喜，打了一瓶酒，炒了一盤鷄子，回到僞村公所，招待那個漢奸李科長。剛喝了幾杯酒，劉四興和施小順，一下衝將進來慌慌張張的，僞村長故意問：「怎啦？你們送那個老漢到碼頭才五六里路，爲啥這會才回呀？」劉四興結結巴巴的說：「八路軍，把把把那老漢搶搶去了，把把我我們網網在大樹上，還說：以後再捉捉老百姓，要要把鬼子漢奸完全網起！」這一說，直嚇得那個漢奸李科長全身發抖，直問：「八路軍走了沒有？今晚不到莊上來呀？」施小順說：「誰敢說呀？這十多天以來，八路一

營一連的，從這裏過來過去，碉樓上的太君，也不下來。八路真是越來越胆大了，誰保定今晚他們不來？」施小順這話一說完，村子的東頭，忽然響了幾槍，只聽得一片喊聲：「八路軍來啦！」「八路軍來啦！」全村都亂了，女人叫，娃娃哭，狗又咬，只嚇得那個漢奸李科長在村公所撞來撞去。這時外面撞進來幾個老百姓直拉着偽村長，叫着說：「村長，救命！八路……把村公所都包圍了……」漢奸李科長雙手拉着偽村長，哭着嗓子，禱告說：「快！快想辦法！」偽村長用手向房角那個櫃子一指，說：「鑽進去吧！」漢奸李科長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鑽進去了，直叫：「快！快鎖上！」漢奸李科長在櫃子嚇着一團，聽到偽村長「擦」的一聲把櫃子鎖了，八路軍就進村公所來了。只聽見一個說四川口音的叫：「不准動呀！你們這些小漢奸，啥子事又要欺負老百姓呀？」偽村長說：「八路老爺，我們不敢！」那個四川人又說：「不敢呀！我看你龜兒子嚇得過我？聽說你們又逼着老百姓，要了一萬斤糧食，來人呀！搜！偽村長該得吞吞吐吐的說：「這個糧，是太君買的……」那個四川人說：「什麼卵子太君！給我統統搯走！」只聽見幾個人搯糧的聲音。這時忽然又聽見有人喊：「報仇營長，第二連已經在村子西邊埋伏好，碉樓上鬼子嚇得燈都滅了，一個也不敢下來。三十多個馱糧的牲口已經找好！」那個四川人說：「對！再派幾個人到康老大家裏搜一搜那個。

漢奸李科長，這個傢伙壞透了，不要把他放走了呀！」說畢，那個四川人忽然走到那個櫃子跟前，直問：「這裏面是啥子？」那個漢奸李科長在櫃子裏面一聽，駭得上氣接不上下氣。

第四十段 百姓扮八路得勝 鬼子扮八路倒霉

第三十九段說到那個四川人走到櫃子跟前一問，真駭得那個漢奸李科長，土氣接不上下氣。外面僞村長說：『營長，裏面裝的是幾件爛衣服，搜出糧食，砍我的頭。』那個四川人也就算了，便叫人把僞村長綁着，說：『你們要小心，以後再欺負老百姓，謹防你的腦壳搬家！』說着就走了，房子裏也靜下來了。這時那個漢奸李科長在櫃子裏正尖起耳朵聽，忽然聽見僞村長在叫他說：『李科長，八路走了，你出來吧！』那個漢奸科長聽說八路軍走了，才算鬆了一口氣，喜得把腰一伸，想鑽出來咧，只聽見『砰』的一聲，腦瓜子碰到櫃子蓋蓋上了！痛得他眼睛發黑，直罵：『他娘的！你叫老子出來，又不把鎖打開？』僞村長說：『八路軍把我一雙手都綑住了呀！』漢奸李科長一聽，用手捂着櫃子直吼：『你村子的人都死光啦？你不會叫一個人把你解開？』僞村長這才大喊大叫，外面就進來幾個人，把他的繩子解

開了，又把櫃子打開。那個漢奸李科長頭一伸出來，只見滿屋子弄得亂七八糟，四千多斤糧食一顆也不見了。偽村長哭著臉，說：「李科長，糧食都搶走了，怎辦呀？」漢奸李科長用手摸著碰痛的頭，說：「老子都差一點死了，還管什麼糧食！等等太君來了，要打要殺由他，八路打得那樣兇，他們在碉樓上不下來，我有啥辦法？」到第二天早晨，鬼子小隊長來了，那個漢奸李科長就把八路軍搶糧的事給他說了，鬼子小隊長只好大罵了一場，就帶著那個漢奸走了。其實，那裏是八路軍來了呢？全是徐區長給他們打的主意，打槍吼叫就是村上的老百姓，那個四川人的營長，就是劉四興變腔調裝的。糧食也是老百姓搶回去了，沒給鬼子一顆。鬼子實是恨得厲害。不覺過了半個月。碉樓裏鬼子隊長，聽說高莊老百姓晚上偷偷的招待八路軍，心中生氣，就想出了一條毒計。說來這一天晚上，正下着麻麻細雨，高莊一道莊靜悄悄的，大約在半夜的時候，突然有二十幾個穿老百姓衣服的人，揹的槍，一個跟一個的爬進莊裏來了，走到一家老百姓窗子跟前，悄悄的喊：「老鄉！開門來！咱們是八路軍，剛打了北區的碉堡路過這裏。天下雨咧！又凍又餓！給做一點吃的，給你錢呀！」這家人姓董，他家兒子和媳婦就住在這間房裏，一聽外頭喊就把燈點起來，正要去開門咧，他媽也起來了，一把攔住，直問外頭：「你們是八路軍呀！」外頭說：「老鄉你還不信？我把鞋脫給



你看啦！』真的從外面就遞進來一隻老百姓鞋子來了，上面盡是泥。老婆婆說：『我們不敢收留八路軍！』外頭就咕咕嚕嚕的說：『抗日是大家的事呀！你們也是中國人呀！爲什麼沒有良心呀！』老婆婆一聽，就聽出外頭那人的聲音，是碉壩的偽軍小隊長，他的口音可熟啦。那傢伙常到他們家來催款子，還罵過人咧！老婆婆聽了，點了點頭，心裏明白了，便悄悄的對他兒說：『這是鬼子來試探咱們敢不敢收留八路軍！你快上樓去把窗子打開，用大磚頭給我使勁打吧！』他兒子聽了，爬上樓去，開開窗子，照着下面人的頭，就丟磚頭，直罵『八路！老子就打你這號八路！』直打得下面的人，哎喲暈天的跑了。到了第二天，就有一個日本人頭上包着傷，到董家來了，說：『你家昨晚不收八路軍的！大大的忠實皇軍的！噫！』董家老婆說：『八路來了，咱們就不收留，昨晚還沒有打痛快咧！』後來，董老婆把這事告訴徐區長的時候，笑着說：『哈哈！假八路才不收呀！真八路是天天躲在咱們老百姓心裏噫！』就這樣，不出半年工夫，沁源城的幾個區，都成了咱們的了。沁源城裏的老百姓，天天盼望八路打進城去，洋鐵桶也說只等機會，就要把沁源城解放出來了。（完）